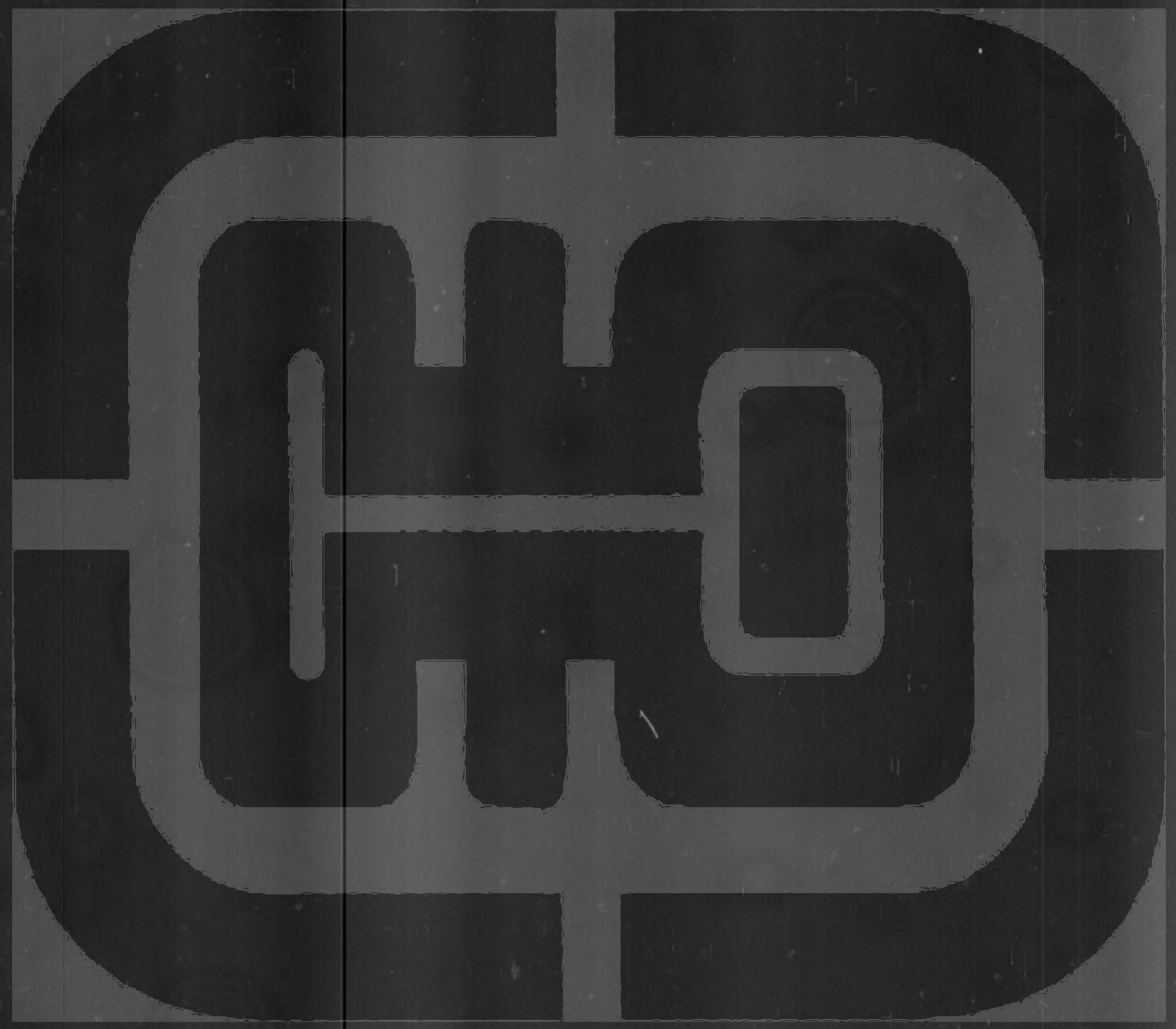

填星犯石氏外官一

填星犯石氏外官二

填星犯庫樓一

郗萌曰填星入庫樓兵出又占曰填星入天庫以舉兵大吉

填星犯南門二

石氏曰填星犯守南門遶兵起若道路不通

填星犯平星三

石氏曰填星犯平星凶甘氏曰填星犯平星執政臣憂若有罪誅者期一年

填星犯騎官四

甘氏曰填星犯守騎官有兵起馬多發若多死

填星犯積卒五
石氏曰填星入積卒若守之兵大起士卒大行若多死期二年
填星犯龜星六
海中占曰填星犯守龜星天下有水旱之災守陽則旱守陰則水
填星犯傅說七
石氏曰填星犯守傅說王者宗廟廢五祀後宮凶一曰有絶嗣君期不出二年
填星犯魚星八
石氏曰填星犯守魚星凶甘氏曰填星守魚星之陽為大旱魚行人道守陰為大水魚掩鹽貴
填星犯杵星九
海中占曰填星入杵星若守之天下有急發米之事不出其年
填星犯鼈星十
石氏曰填星守九坎天下旱名水不流五穀不登人民大飢
黃帝占曰填星守鼈星為有白衣之會　巫咸曰填星守鼈星國有水旱之災守陽則旱守陰則水
填星犯九坎十一
石氏曰填星守敗臼民不安其室憂失其釜甑若流移去其鄉一曰之陽大旱之陰有水
填星犯敗臼十二
石氏曰填星守敗臼民不安其室憂失其釜甑若流移去其鄉
填星犯羽林十三
郗萌曰填星入羽林為有叛臣中兵也　海中占曰填星入守羽林有兵起若逆行變色成勾已天下大兵閔梁不通不出其

年　石氏曰填星入天軍以喪兵起　郗萌曰填星犯守天軍
為兵起有破軍死將
　填星犯北落師門十四　兵起　又占曰填星與北落師門
石氏曰填星守北落師門為兵起
相貫抵觸光芒相及有兵大戰破軍殺將伏尸流血不可當也
期百八十日若一年
　填星犯土司空十五
海中占曰填星守土司空其國以土起兵若有土功之事天下
旱
　填星犯天倉十六
黃帝占曰填星入天倉户中主財寶出主憂臣在内天下有兵
而倉庫之户俱開主人勝客事不成期二十日中而發　荊州
占曰填星守天倉天下饑粟出
　填星犯天困十七
石氏曰填星入天困天下兵起困倉儲積之物皆發用一曰御
物多有出者庫藏空期二年
　填星犯天廩十八
石氏曰填星犯天廩天下大亂　又占曰填星入守天廩天下
有兵歲大饑倉粟散不出其年　又占曰填星犯守天廩天下
亂散粟出不出一年
　填星犯天苑十九
石氏曰填星入守天苑牛羊禽獸多疾疫若守之二十日天下
兵起馬多死其國憂
　填星犯參旗二十

海中占曰填星守參旗兵大起弓弩用士將出行一曰弓矢貴

填星犯玉井二十一

黃帝曰填星入玉井為強國失地其出之強國得地　巫咸曰填星入玉井國有水憂若以水為敗水物不成期不出年

填星犯屏星二十二

甘氏曰填星入天屏諸侯有謀若大臣有戮死者一為疫

填星犯厠星二十三

黃帝占曰填星守天厠為大臣有戮

填星犯軍市二十四

石氏曰填星入守軍市兵大起將軍出若以飢兵起

填星犯野雞二十五

甘氏曰填星入軍市犯守野雞其國凶必有死將軍營敗兵士散走

填星犯狼星二十六

石氏曰填星守狼星野獸死　荊州占曰填星守犯狼星大將出行其國有兵一曰有死將

填星犯甘氏中官二

填星犯四輔一

荊州占曰填星犯乘守四輔星君臣失禮輔臣有誅者

填星犯酒旗二

荊州占曰填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賜若爵宗室

填星犯天高三

荊州占曰填星守天高有大赦

填星犯天潢四

黃帝占曰填星入天潢兵起運道不通　黃帝占曰填星入天潢為天下大亂易政一曰貴人死　巫咸曰填星出入天潢中大亂大旱殘死而不葬易世主以所占四方中央　郗萌曰填星失度留天潢中為人主以水為害若以井為害以入日占其國　黃帝占曰填星中犯乘守天潢期二十日兵起

填星犯咸池五

甘氏曰填星入咸池有兵喪天子且以火為敗失忠臣若旱一曰大水道不通貴人死以入日占國　郗萌曰填星入咸池女子為亂若迷惑人主者

填星犯天街六

郗萌曰填星當天街為諸侯自立為王一曰天水　石氏曰填星犯守天街徘徊亂行主弱臣強道路隔絶天下不通　郗萌曰填星有不從天街者皆為政令不行不出其年有兵　又占曰填星有留止若逆行天街中者皆為兵革起

填星犯甘氏外官三

填星犯鈇鑕一

荊州占曰填星犯鈇鑕五日以上臣有謀者　郗萌曰填星乘守鈇鑕為鈇鑕用一曰將有憂

填星犯蜀葆二

黃帝占曰填星入蜀葆中主財寶出憂臣在內

填星犯軍井三

郗萌曰填星入軍井三日以上其歲大水國多土功

填星犯水府四

郗萌曰填星守水府天下洪水

填星犯天廟五

黃帝占曰填星入天廟若守為廟有事一曰為凶憂　荊州占曰填星入守天廟有廟殘之事吏不法則死

填星犯巫咸中外官四

填星犯土司空一

荊州占曰填星守入土司空有土徭之事

填星犯鍵閉二

郗萌曰填星犯乘鍵閉星大臣有謀天子不尊事天者天子不宜出宮下殿有匿兵於宗廟中者案宋書天文志曰魏齊王正始九年丈月癸丑填星犯鍵閉明年車駕謁陵司馬懿奏誅曹爽等天子野宿是其失勢之驗也

填星犯天淵三

荊州占曰填星守天淵海水出江河決溢若海魚出

填星犯鈇鑕四

荊州占曰填星犯鈇鑕誅諸侯　黃帝占曰填星入鈇鑕為大臣誅　荊州占曰填星犯守鈇鑕兵起

填星犯天廐五

荊州占曰填星入天廐十日以上廐馬有食變　黃帝占曰填星守天廐為有災事人主以馬為憂不即馬疾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四十四

太白占一

太白名主一

石氏曰太白者大而能白故曰太白一曰殷星一曰太正一曰
熒頭一曰明星一曰觀星一曰大衣一曰太威一曰太皡一曰
衆星一曰相星一曰大囂一曰爽星一曰太皓一曰序星上公
之神出東方為明星　荆州占曰出東方為啓明　郭璞曰太
白晨見東方為啓明　爾雅曰明星謂之啓明　詩曰東有啓
明西有長庚　鄭玄曰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　荆州占曰太
白出東北為觀星出東方若東南為明星出西方為太白也　吴
龔天官星占曰太一位在西方白帝之子大將之象一名天相
一名大臣一名太皓　石氏曰太白主秋主西維主金主兵於

日主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之失行是失秋政者也以其舍命國　甘氏曰太白主大將主秦鄭　巫咸曰太白主兵革誅伐正刑法　五行傳曰太白者西方金精也於五常為義舉動得宜於五事為言號令民從義斷言失逆秋令則太白為變動為兵為殺　班固天文志曰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石氏曰太白司兵喪奸亟不時禁不祥或出東方或出西方荆州占曰太白出東方色黃而明早黃而不明此常色也　太白出西方其高而色正白早若色青白此其正色也即變其常以五色占

太白行度二

洪範傳曰太白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牛前五度順行二十八宿右遊一歲一周天案曆法太白一終凡五百八十三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二百二十九奇九星行過一周天二百一十八度一千二百一十九奇是二百六十七年而百六十七終也星平得日行一度一周天也石氏曰太白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柔上又高三舍命曰大囂剛其出東方也行星九舍為百二十三日而反反又百二十日行星九舍而入入又伏行百二十三日行星十一舍昏出西方也高三舍命曰太白柔上又三舍命曰大囂剛其出西方也行星九舍為百二十三日而反反又百二十日行星二舍為日十五日晨東方出營室入角出角入畢出畢入箕出箕入柳出柳入營室其出西方也正月與營室晨出於東方亢氏出東方為日八歲二百二十二

日而復與營室晨出於東方太白之居左也其恒二百三十日其遲也二百四十日其居右也順行二百四十日其速二百三十日從左遶右也其又百三十日其速九十日而見從右遶左也其又三十日其速十日而見從右遶左其又三十日其速十日而見　荆州占曰太白凡見東方二百三十日而伏不見四十六日名少罰有太白與歲星為雌雄出於東方西方其高三舍為太白桑又高三舍為太白罰用兵象也剛則入地深吉淺凶柔則入地淺吉深凶　石氏曰太白出百二十日至極乃極退也未滿此日便至極疾也東方以辰巳為極西方以申未為極　太白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入必以風　太白當期而出其國昌　荆州占曰太白出入如度天下昌　石氏曰太白出則出兵入則入兵戰則有勝用兵象太白吉反之凶　荆州占曰太白已入而未出先起兵者國破亡禍及一世　石氏曰太白兵象也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　太白行疾前用兵者善行遲後用兵者善　太白所居久其鄉利所居易其鄉凶　太白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出卑淺吉深凶　荆州占曰太白之出西方也在酉南則為楚在酉北則為秦齊燕　石氏曰太白出西方出酉秦勝楚出申楚出酉秦勝楚出申楚其國伐宋勝韓韓勝趙趙勝魏將起兵則止國勿攻戰　太白進退主候兵　荆州占曰太白所抵之國凶　石氏曰太白不見不宜出軍若有客來挑軍可應先動破軍殺將必有積尸　太白出所直之辰從其色而角勝其色害者敗　太白出東方也為德奉事左之近之吉右之背之凶太白出

西方也為刑奉事右之背之吉左之近之凶　太白入東方未出西方其六十五日為陽其六十五日為陰以此時出兵雖勝有殃得地復歸之陽為中國陰為負海國　巫咸曰太白受制則脩城郎繕藩垣審群禁節兵甲敬百官誅不法　太白入西方未出東方其十五日為陽其十五日為陰名曰行天命以此時出兵其國亡　荊州占曰太白出西方常出申酉之間失行而北走是謂反坐有破軍有屠城在北方　天官書曰太白出卯南南方勝北方出卯北北方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勝出酉北北方勝南方出酉南南方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　荊州占曰太白遠日為兵深其將強近日為兵淺其將弱　太白伏也出兵有殃　魏武帝兵法曰太白已出高賊深入人境可擊必勝去勿追雖見其利必有後害　荊州占曰太白以仲冬出東方若西方以伐利　太白始出東南維在日月之陽陽國之將傷在其陰利始出東北維在日月之陰陰國凶在陽吉　出西南維在日月之陽陽國凶在其陰吉　出西北維在日月之陰陰國之將傷在其陽利　又曰出日北維匈奴有兵相攻　荊州占曰太白出西方之行不至未而反陰國強陽國敗戰不勝太白出見西方上至未將橫行大強倍四方又曰出西方上至未有霸一曰陰國霸　太白出西方上不得過申至申之地大臣有憂一曰將奪名位南至未丁之地大將有憂群臣獄人主治獄　太白始出東方西方之國不可以奉兵始出西方東方之國不可以奉兵破軍殺將其國大破敗　辰星不出太白獨出東方有德令獨出西方止在酉西方兵起不戰獨出戌胡兵起不戰　太白入東方未出西方西方北方以奉兵身死國亡

太白入西方未出東方東方南方以奉兵雖勝得地復歸之主不血食殃及三世將死　凡出軍在外必視太白太白西與之西東與之東短與之短長與之長陰與之陰陽與之陽翕張與之張善馴其道以戰大勝當前戰者軍破將死　太白在陽陽國利其以陽時出於陽重利在行不失中國勝　太白在陰陰國利其以陰時出於陰重利

太白王相休囚死三　夏至夏盡及四季王時其色黃白荆州占曰太白之相也從立秋至秋之盡其色比狼星而光精明無芒　太白之王也從立秋至秋之盡其色比狼星而光明仲秋之時有芒角　太白之休也從立冬以至冬之盡其色不精明而無光　太白之囚也從立春以至春之盡其色青黃而無光明　太白之死也從立夏以至夏之盡其色赤黑細小而不明　甘氏曰當其相也而有王色主弱將強有休色將不兵有囚色將謀不成有死色將誅傷所留之舍其國兵其進舍也是趣兵其退舍也兵出不成　當其王也而有相色主弱將權勢縱橫天下有謀專其君事有囚色所囚者有罪囚徒之令有死色大將死不塋所留之舍其國兵起其進舍也其下之國兵歸之其退舍也兵弱不用　當其休也而有王色野多賊兵有相色野多兵入人民亂未央有囚色攻守墓囚人執橫有死色從軍死不塋其所守之舍有逐將死王其進舍也武吏縱橫文吏為虎狼天下大赦　當其囚也而有王色大將及成有相色下犯其上有休色野多暴兵盜賊並起有死色妖言多不祥所留之舍不可本事用兵其進舍也歲多雹霜万物不成其退舍也秋冬無霜雪　當其死也而有王色流水湯湯有相色野

火煌煌有休色金幣不行有囚色國多虎狼其留守也野獸食人其進舍也白刃鏘鏘其退舍也兵不成行

太白光色芒角四

荊州占曰秋三月太白出西方色當白而不白逆行必有金石之妖且見隕星墜為石之所下冠至其野亟山崩地裂出水無火而金自燔天雨血高臺自壓見此二者國有大喪及為祠蓐收西海之神命乃為役命兵令勤兵事試車馬警邊境修邊防

甘氏曰候太白以秋庚辛此王氣色當如其常色變則失所也　石氏曰太白赤比心黃比參右肩蒼比參左肩黑比天尿之右目　荊州占曰太白赤比心白比狼星織女星黃比左角班固天文志曰黃比參右肩青比參右肩黑比右角天官書曰黑比奎大星也此太白之常色也一書云青比左角也石氏曰太白色猛赤次白而蒼若悴而不光是謂失色雖得地位擊之必尅其大而圓黃而澤可以為好事其圓大怒而赤天下兵降而不戰　太白色白圓明潤吉黃圓和黑圓憂青圓小憂　荊州占曰太白青圓為水　巫咸曰太白赤東西南北行非常色此有謀國兵起　太白失色國失兵將死　太白光明見影戰勝歲熟　海中占曰太白光明見影戰當太白者將軍增爵主增壽　郗萌曰太白當効而出色黃為土中央利有土功事有軍一曰有德令其國利　太白色圓而悴期不出六十日有大喪　太光見影歲大熟　太白色圓而悴期不出六十日有大喪　太白色黃黑軍在外者罷有謀者以兩厭之　荊州占曰太白始出色黃其國吉赤有兵而不傷其國色白歲熟色黑有水　太白始生未可擊色陰未可擊色衰未可擊也死急擊勿置弗急

擊客將為主人　太白其狀炎然而上則有兵大起下則有天狗所下其野流血出無時則易其政　太白正蒼有兵青有憂太白色蒼黑期六十日有水若喪黑多為水蒼黑等水兵並起　太白蒼白而靜天下厭兵　太白始出色白其國歲熟又曰秦利　太白色中有喪若憂　太白始出色白而潤有喜　太白始出黑芒澤有子孫喜立王　太白色黃其國吉黃白和同色赤來年有兵戰勝又曰楚利又曰日始出色赤而淳得地　巫咸曰太白色黑秋水尚可春破師海中占曰太白色赤淳得食白淳有喜蒼憂蒼黑為死　荊州占曰太白色白而無角將不勝　巫咸曰太白色黃有角其國疫又色白旱　荊州占曰太白色黑燕利　甘氏曰太白色白五芒出早為月食晚為天妖及彗星將發於無道之國　郗萌曰太白常形行則垂芒上銳下大色如止常　荊州曰太白蒼白見一芒兵起不用見二芒戰攻見三芒天下皆兵起見四芒諸侯死境見五芒天下更制王國一曰立邦　太白十芒皆鉤不戰而受地　太白所在之鄉視芒而日增長如行遍維此大人之氣也不可不脩　石氏曰太白青角有木事黑角有水事白角有喪赤角有戰　石氏曰太白赤角用兵敢戰吉不敢戰凶　荊州占曰太白大王光有角將而有角將勝赤而無角將不能勝　荊州占曰太白四角者赦

海中占曰太白有五角有立將六角有取國地七角伐王
荆州曰太白過宿有角長取地長角短取地短　太白過宿有
角外指其國得地内指其國失地期一年　太白居實有德居
虚無德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勝有色也色勝位有位勝
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色得位
行尽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出於辰之南鄭得位
行不失勝行失敗色黄而赤大而角勝蒼小敗出於辰卯間宋
北趙得位行不失勝行失敗色黄而華大而角勝蒼小敗出於
午未間吴越得位行不失勝行失敗色蒼慶赤大而角勝黄小
不勝慶赤敗出申之南楚得位行不失勝行失敗色黄大而角
勝赤小敗出於申酉間漢得位行不失勝行失敗色大而角勝
赤小敗出於酉戌間齊得位行不失勝行失敗色蒼大而角勝
白小敗出於戌之北燕得位行不失勝行失敗色星大而角勝
黄小敗　班固天文志曰太白所直之辰其國為得位得位者
戰勝所有之辰順其色白角者勝其色害者敗晉灼曰鄭色黄
而赤蒼小敗宋色黄而赤黑小敗楚色赤黑小敗燕色黑黄小
敗皆大角勝荆州占曰太白之色赤也將者勝其白無角不勝
其剛也破軍殺將其衆也勝不殺將　太白赤而角者武也戰
不戰函　太白之色赤澤而有角命曰大旗旗長取地長旗短
取地短　文曜鉤曰太白青角棺槨滋　荆州占曰太白黄而
角有土功色白而角文不可以戰一曰哭泣之聲色黑而角大
水有兵在外戰吉不戰函　元命苞曰太白高下進退應兵名

舒疾左右角曜兵官敬慎武將斥武臣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四十五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四十六

太白占二

太白盈縮失行一

石氏曰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曰盈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遲吉疾凶日方南謂夏至後也日方北謂冬至後也

元命包曰太白贏則將相謀縮則后族患圓而不行我待為君

荊州占曰太白躍沉浮主代提天下更紀世有國傷

春秋緯文曜鉤曰太白躍沉浮主代提天下更紀世有名師

宋均曰主德不一則提代移更紀授有令名能為天下師表者也

荊州占曰太白見東方上至巳皆更政出西方順行過巳不及午有霸國及午陰國令天下案班固天文志

曰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乍北乍南過期迺入是時項羽為楚王而漢已定三秦尚相距滎陽幾中是秦地戰將勝而漢國將興也昔灼注曰幾中近踰未地也　郗萌曰太白出戍入未是謂犯地刑絕天維國大小暴兵將多傷　荊州占曰太白行小失道其將為小奸行大失道其將為大奸其國將坐之逆行尤甚　石氏曰其國失殺秋政則太白失行　巫咸曰太白出西方失道有過入月不盡九月至一日期三月　又占曰太白失行而南是謂金入火有兵兵罷不出三年國有男喪若有兵魏武帝兵法曰不有破軍必有屠城北國當之　荊州占曰太白失行而北金入水災大兵起案宋書天文志曰晉惠帝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而北是謂反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鄴魏郡太守馮嵩出戰大敗桑遂害東燕王騰殺万餘人焚燒魏時宮室皆悉盡也　荊州占曰太白出至其國之日而獨不見其兵弱三有此可擊必有得其將　荊州占曰太白出東方失行而北中國敗失行而南倍海國敗　石氏曰太白出西方失行倍海之國敗天文志曰夷狄敗其出東方失行中國敗　荊州占曰太白有不見三日有亡國敗師　又占曰太白一南一北九侯皆伏　又占曰太白一東一西害於侯王謂有免侯王也　又占曰太白在東方以始出為位在月南為得行在月北為失行不有破軍必有屠城與月相過失行月不盡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而兵起　荊州占曰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如下此兵將當有戮者　郗萌曰太白出東方若西方過營室強國君有興者不及營

室而反还入強國有敗者　海中占曰主好聽讒言廢直大臣女子為政刑法誅殺不以道理則太白逆行天鳴地坼歲多暴風而大水庶民負子而逃孕多死麥豆不入　劉向鴻範傳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使边境是謂不艾厥極憂時則生蜚太白變色而逆行　郗萌曰太白逆行變色簡宗廟廢禱祀去祭祀逆天時　荆州占曰太白逆行失常有兵革又占曰王者失於秋政則太白逆行變色揚芒與他星合閏環繞犯果變為妖星彗掃其宫庭國破主死天下皆兵王者修德赦有罪存孤恤寡薄賦省徭可得無咎　荆州占曰太白始出逆行不可以逆戰大凶敗亡　又占曰太白出東方逆行不至已而反陽國強陰國敗戰不勝一曰陽國有畏者　荆州占曰太白東方逆行過已不及午有霸國及午陽國令天下一曰陽國霸　石氏曰

太白出西方逆行至四正西方之國吉出東方逆行至四正東方之國吉其出小而角動兵起行四正謂歷四次　春秋緯文曜鈎曰太白當出不出陰匿留主沉湎大臣謀　石氏曰太白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亡國　案天官書曰必有國君之墓　宋書天文志曰晉武帝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是時羊祜表請伐吳上許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大康元年三月大破吳軍孫皓面縛請死吳國遂亡應之　荆州占曰太白未當入而入天下聚粮　石氏曰太白當出而不出當入而不入天下偃兵兵在外而入荆州占曰有軍則罷　文曜鈎曰太白不當出而出主躁臣熾軍破主死兵馬潰　荆州占曰太白不當出而出外有急兵出南方南方急出北方北方急　石氏曰太白出東方為東方入為北方

出西方為西方入為南方又曰所居久其國利　荊州占曰居宿如度其鄉利易其鄉凶蘇琳注漢書天文志曰疾過也一説易鄉而出入晉灼曰上言易而出易言疾過是甘氏曰太白政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凶　又占曰太白未及其時而出不及其時而入天下奉兵所當之國亡以時出而不出時未入而入天下偃兵野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　巫咸曰太白可出不出國且有謀可入不入不入過二十日天下有置兵當入不入過二十日天下有兵事　又占曰太白可入不入國且置侯未可入而入野且寇又占曰太曰出西方黃昏而出陰國之兵強夜食天官書曰日暮食而出小弱夜半而出中弱雞鳴而出太弱是陰陽於陽

巫咸曰太白在東方平旦而出東方南方以奉兵天下不能當平明而出東方陽國之兵強雞鳴而出其國大弱黃昏而出中弱是謂陽陰於陰　石氏曰太白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國　巫咸曰太白未當出東方而出東方色黃白名曰重華吏民讙譁事擾不治民不得耕織或騷動不得食使之無然聽訟得其理則止非重華色而重華人民作為不祥巫咸曰太白未可下而下東方色黃而不明名曰少歲少歲亂行人民驚惶於野若牧牛羊使之不然斷執死罪以下釋之如此則止非少歲色而少歲其歲飢百鬼不享　巫咸曰太白未可出西方而出西方色白名曰太白且有聚卒使之不然止工作無聚衆縱市三旬以當有卒聚如此則止非太白色而太白有兵　巫咸曰太白未可出而出國且有謀過二十日天下有兵事　巫咸曰太白未可下而下西方色青白名曰白肖白肖乱行且有甲兵搶攘人民惶々百鬼不享傜役以行使之無然死

人於市者勿蓋吏民三月帶劍佩刀操兵以當有兵如此則止
非白肖色而白肖有喪　海中占曰太白出不上不下留桑榆
門晉灼曰行遲而下也病其下國　巫咸曰兵其下國　班固天
文志曰太白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忝天　晉灼曰忝天者三分天
過其一此戍酉之間也　病其對國　荊州占曰太白出王贏百
六十日而上過忝天主尊令行民治無盜賊少搖賦　荊州占
曰太白出上百六十日不能忝天主卑令不行民亂多盜賊倍
搖賦　又占曰太白未滿日忝天其國亡　又占曰太白以其
時出陽四十日不動先起兵者不利　甘氏曰邦將亂謀太白
往守之　荊州占曰太白夕出西方其旦昏當午道無行人其
下之國兵起不利期六月　荊州占曰太白夕出西方其昏正
月而還有失地之君期九十日　石氏曰太白已出三日而
復微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燸而伏其下之國有軍其衆敗其
將死　石氏曰太白入三日而復微出出三日乃復盛入其下
之國有憂其師有粮遺人食有兵革遺人用之士卒雖衆將軍
為人所虜　班固天文志云其下之國憂師師雖衆敵人食其粮
用其兵虜其師　文曜鈎曰太白已入三日復出師憂將慮主
大遇　宋均曰大遇如衛卜追敵師遇有夫出征而喪其雄遇獲
敵將也遇或為愚　荊州占曰太白已出三日而復入　天文志
曰復微也入三日而復出天文志曰復盛也是謂逆伏其下之
國有敗軍死將不出其年令月入明日出其君死之　荊州占
曰太白出西方三日而反入其將軍虜　石氏曰太白入七
日復出相死入十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又復出人君死　荊
州占曰太白不滿其日數入而復出入一日十日而兵死入

五日五十日而兵死入十日百日而兵死當其日以命其國
荆州占曰太白已出高二三丈乍入乍見如此三日四日不過
五日必有大戰　兵勢要祕術曰太白出三日而復入入三日
乃出其國有軍軍敗所謂出國若是已國戒勿動有挑軍勿應
之雖**戒**勿動密嚴可也軍出乃為動耳　文曜鈎曰陰俾俯軍
相圖先戰敗將見誅又曰上復下下復上將反天下騶擾　荆
州占曰太白不出一年強國之君當之不出二年強國之君死
之

太白經天晝見三

石氏曰凡太白不經天天下草政民更王是謂乱紀人
民流亡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
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　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
上午上為經天也　石氏曰太白經天見午上秦國王天下大乱
荆州占曰太白晝見於午名曰經天是謂乱紀天下乱改政易
三人民流亡棄妻子去其鄉里常東書天文志曰宋後廢帝元
徽五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午上光明異常宋順帝昇明元年
九月丁亥太白在翌晝見經天占曰更姓後一年齊受禪之驗

荆州占曰太白夕見過午亦曰經天有連頭斬死人陰國兵
強王天下女主用事陽國不利　春秋元命包曰殺失則攻戰
刑故太白逆經天屠君父外夷征　京房對災異曰人君薄恩
無義懦弱不勝任則太白失度經天則變不救則四邊大動蛮
貊侵也　春秋文曜鈎曰太白經天主失樞　春秋繖曰彗守
角太白經天金精之國虛謀殺作兵　春秋漢含孳曰陽弱臣
逆則太白經天陽弱君宗弱不堪為主也　孝經鈎命訣曰天

子失兵則太白經天　雖書罪級曰太白經天不日禁侯代政　巫咸曰太白晝見而經天爭明而兵起天下驚強國弱女主有名　天官書曰太白晝見經天強國弱弱國強女主昌也　巫咸曰太白當戶期百八十日蚩尤出兵且起大將在野　巫咸曰太白上中天下有一主之命　又占曰太白不當中而中孟月見之侯王當之仲月見之大將軍當之季月見之小民當之　又占曰太白不當過中是謂絶綱四國兵起　春秋緯運斗樞曰太白赤之世有過為大臣三公所乘則太白經天有此類則亡引也　荆州占曰太白經天海内悲泣九州搖動奮兵負粮　春秋緯考異郵曰陪臣行毒請謁向尊則太白經天主命凶　荆州占曰太白再經天一入中宮天下更王國破主死期不出三年　案班固天文志曰秦二世即位太白再經天因以強楚並興兵相蹈踵秦遂以亡　蘇林曰蹈音臺登躡也或作蹈　荆州占曰太白晨出東方過食時而明有兵期四十日若至日中而明兵起將行期三月　荆州占曰太白晨出東方而中乃明亡地之君在東方若東北方期六十日　又占曰太白見東方上至午將奪君又曰陽國王當位者受之　又占曰太白見東方至丙巳之間小將死過午有起霸者　荆州占曰太白出高至巳午之間士卒勞有不利軍者難以得功也　又占曰太白出西方上至未陰國有霸者若過未及午陰國王令天下一曰至午者當其位者受之　陳卓曰太白從西方若東方上至午皆為有兵　荆州占曰太白上至午未間天下易王陽國兵強當有位者受之　又占曰太白始出辰巳間為荆楚正已殺大將出午天下有亡國出午未間天下亡王者

昌荊州占曰太白晝見與日爭光是謂經天大亂十年人民流亡去其鄉女主昌執政近日國必有喪日中而見事必然

司馬彪天文志曰太白晝見經天為兵喪在大人案檀道鸞晉陽秋曰孝武大元三年九月太白晝見在角五年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十二年六月癸酉太白晝見經天在柳十月庚午太白晝見在斗十三年正月內左將軍康樂公謝玄薨十四年妖賊鄧黎稱號於皇兵劉牢之滅之甘氏曰太白晝見天子有喪天下更王大亂是謂經天有亡國百姓皆流亡梁司馬彪天文志曰孝安永初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延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孝順永和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晝見其六年大將軍梁商薨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兵起攻沒郡縣梁氏又專權於天庭中漢安永初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晝見七月甲申太白晝見明年順帝崩孝沖即位明年正月又崩韋昭洞紀曰桓帝元嘉元年二月太白晝見永興元年二月太白晝見永興元年夏河水溢漂殺人百姓飢窮流移道路數十万戶宋書天文志曰魏黃初四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五年十月乙卯太白又晝見時孫權受魏爵號而稱兵距守七年五月文帝崩八月遂圍江夏寇襄陽魏江夏太守文聘固守特令將軍司馬懿救襄陽斬吳將張霸晉惠永康元年三月太白晝見占曰為不臣是晉孝武大元七年十一月太白晝見在斗中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晝見在參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崩也荊州占曰太白晝見名曰昭明強國弱國霸兵大起期不出年案宋書天文志曰晉孝元太元七年十一月太白晝見在斗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晝見在參是月桓沖征汚漢陽亮伐蜀並拔城略地八

月苻堅自將兵號百万九月攻沒壽陽十月劉牢之破堅將梁成斬之殺獲万餘人謝玄等又破堅於肥水斬其弟融堅大衆奔潰九年八月謝玄出屯彭城經略中州十年八月苻堅物其將姚萇所殺十一年二月戊申太白又昼見在東井十二年慕容垂寇東阿翟遼寇河上姚萇假號安定苻登自立隴上呂光窃據涼州十二年十月庚午太白昼見又在斗自是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並阻兵争強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賊又称號於皇兵劉牢之攻破滅之三月張道破合鄉圖太山向欽之擊走之是年翟遼又攻滎陽侵略陳項于時政事多樂治道陵遲也巫咸曰太白昼見是謂陰明來年強國有喪宋孝武太元二十年七月太白昼見在太微二十一年三月太白連昼見在羽林二十一年九月武帝崩司馬彪天文志曰太白昼見為強臣爭

案宋書天文志曰魏明帝青龍三年十月壬申太白昼見在尾歷二百餘日恒見占曰尾為燕燕臣強有兵四年三月己巳太白與月俱在丙昼見積二百八十餘日是時公孫淵自立為燕王署置百官發兵距司馬懿討滅之帝昭洞紀曰漢安永初二年正月太白昼見漢陵河陽失殺三千五百七十人五月早三年京師人相食　司馬彪天文志曰孝順永和三年三月壬子太白昼見六月丙午太白昼見八月乙卯太白昼見閏月乙卯太白昼見太白昼見太白將軍之官又為西州昼見陰盛與君争明此時將軍梁商父子秉勢故太白當昼見

太白變異大小傍有小星四

巫咸曰太白下為壯公止於山林案風俗通云東方朔者太白星精黄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

在齊為鴟夷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列仙傳及漢武故事並云謝是歲星精應劭云是太白精荊州占曰太白赤圓大而光期不出九十日大兵起　石氏曰太白圓大怒而赤天下有兵盛而不戰　巫咸曰太白出而大兵華將興旌旗相望兩敵兩當大將行　甘氏曰太白獨行赤則十五日戰從芒之所指而擊者勝　荊州占曰太白大而芒角色青白若芙蓉置竿有影歲大熟主壽將益祿以戰勝守固　荊州占曰太白當效而出色白西方利　荊州占曰太白當效而出色赤為兵不足傷南方利　荊州占曰太白色白又曰白甚春有喪　又占曰太白始出赤而大其年有兵　又占曰太白色赤有憂又曰失色赤國失兵將死

甘氏曰太白始出大而後小其國兵弱始出小而後大其國兵強　荊州占曰太白始出小而後大大兵起東方為陽國西方為陰國又曰始出微細不明後大而光者戰兵初弱後勝　荊州占曰太白始出大而後小出東方為陽國出西方為陰國又曰始出大而生光後小不明戰兵初勝後亡　巫咸曰太白出小有城其將不能守有兵而不戰　又占曰太白徵小不明天下盜賊多不發亦居之國尤甚　荊州占曰太白小色黑角短歲熟一曰飢旱主卑將軍辱戰不勝　石氏曰太白小以角動兵起　郗萌曰太白小以角動不出三年中央兵起　巫咸曰太白出西方小而圓荊州占曰小而高取敢戰吉不敢戰凶西方北方以卒兵天下不能當黃昏出陰國之兵強　巫咸曰太白傍有小星數寸若尺期八日邊城有攻　荊州占曰太白色赤小以動天下出兵大將失地以歸之兵起　巫咸占曰太白

夕出西方以八月四日候之傍有小星附之若去之尺餘至二尺客軍大敗有死將軍在外傍有小星去之尺軍罷

太白流動與列星鬬五

郗萌曰太白流國有兵將死　石氏曰太白動搖進退左右用兵吉靜函太白圓以靜用兵靜吉躁函　荊州曰太白大而角搖居不安東西南北乍上乍下如欲驚者其年有喪大小必至

郗萌曰太白與列星鬬不出一年有失國之君將失位　荊州占曰太白與列星鬬兵弱為客者利

太白穰氣暈彗六

黃帝占曰太白生為氣而白穰明日大風發屋折木道上無灰不出五日粟大貴五倍不出年中有兵歲多大霧傷五穀婦人多毀傷其子者不過十月而止　黃帝占曰太白生穰氣長三丈若六丈大風雨兵起所指處天下民主俱驚　丈或作尺　孝經右祕曰太白垂冠天下亂臣下叛　甘氏曰太白為雲狀如林如杖如杵皆兵喪俱起期二月　巫咸曰太白白暈天下赦有兵有喜不出二十日且失國失兵　郗萌曰太白出彗西南維中國民受兵亡地不出二年　石氏曰太白出篇西北維胡狄受兵不出一年亡地　石氏曰太白出篇西南維侯中國民為多受兵亡地不過一年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四十六

太白占三

太白犯東方七宿

太白犯角一

黃帝占曰太白犯左角大戰不勝將軍死　海中占曰太白犯右角將軍有憂若兵起一曰有旱災　石氏曰太白入左角天子憂諸侯用事　太白逆行左角間有刺客天子明慎之　黃帝占曰太白乘左角為水兵　石氏曰太白乘左角大臣退國亡　郗萌曰太白犯守志曰魏嘉平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正元元年李豐等謀反悉誅之　郗萌曰太白乘左角天子遊獵冬吉　太白俠左角道路不通　黃帝占曰太白守右角五穀不成歲大水　石

氐曰守左角上臣陵其主守左角下奴婢大賤　太白守左角上一尺边境不寧二尺憂百姓亡其俗一曰七寸國危亡也

太白守左角下芒成民不民主不主　大白守左角芒不成兵不用芒成所向無前　太白守左角去復还臣欲為乱　太白守左角為鎮星所干國有忠將又曰太白守左角為歲星所干福德又曰太白守左角為辰星所干龍下淵池又曰太白守左角為流星所干國少好妻又曰太白守左角為鈎陳所干大厨賜食皆謂太白守左角也　太白守右角一尺十六日太子驕溢　太白守右角鄭多佞臣國君親小人　巫咸曰太白守左角為彗星所干皇后有知臣心　又曰太白守左角為天狗所干六畜蕃息　石氏曰太白守左角為枉矢所干四夷弓矢事　石氏曰太白守左角為孛星所干皇后有子

角國都圖一曰大人自將兵於野民多疾疫　海中占曰太白守左角右角其色黃白小旱民小厲其逆行即旱其还立雨糴如故　郗萌曰太白守角三十日大赦　海中占曰太白守角為兵西北行其色黃大臣增地赤色臣欲反其主　太白犯守左角大人自將兵於野民有謀主者　巫咸曰太白犯守左右角居熒惑之後及而共犯之有大戰破軍殺將若犯守左右角熒惑從之所犯不成　郗萌曰太白入角亢間有貴客來

太白犯亢二

黃帝占曰太白入亢中國有兵若行疾犯陵而有芒角朝廷貴臣有戮者期百日遠八月　石氏曰太白數入亢其國疾病海中占曰太白入亢有喪　陳卓曰太白犯天府廷臣為乱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亢鄭國多亡民更為無年五穀不成

一曰五穀多霜死　黃帝占曰太白守亢為兵大人自將兵於野　石氏曰太白守亢妖敛國兵以備北方案宋書天文志曰宋明帝太始五年十月丙申太白守亢時淮北地常緣淮立重戍以備防北虜也　郗萌曰太白乘亢左星為水右星為火為兵有奇令有收族者　巫咸曰太白守亢國君有憂其年有水荆州占曰太白守亢有奸吏有兵牛馬用行宿北兵期六十日　郗萌曰太白守亢為燋旱不生一曰多蝗虫一曰大旱牛馬用太白守亢有亡國天下不通人君憂水又曰五穀以水傷東官候曰太白守亢兵行疾有芒角犯陵期百日行遲期八月　黃帝曰太白逆行守亢為兵　甘氏曰太白守犯亢逆行不順失其明色大政不用

太白犯氐三

荆州占曰太白犯氐左星左中郎將誅死犯右星右中郎將誅死皆期三年　石氏曰太白入氐天下大役一曰有兵　荆州占曰太白入氐芒角犯陵王者亡地有大兵期四月　郗萌曰太白乘氐之左星天子有子兵將於野乘氐之右星天下有大水大兵　石氏曰太白臨氐霜雨不時　黃帝占曰太白守氐國君有憂變北君失邑　石氏曰太白守氐天下大役無兵兵起有兵兵罷　荆州占曰太白守氐國有喪君大哭　甘氏曰太白守氐與兩星齊將軍受賀大臣受拜遠人蒙恩又曰期十日而赦　巫咸曰太白守氐國有大憂王者失地　海中占曰太白守氐有兵不行在西南　石氏曰太白入氐守之春羅大貴案宋書天文志曰宋明帝太始二年十月辛巳太白入氐其年春彭城敿貴民飢　石

氏曰太白入氏犯守之其國大亂大人有憂君失地羅大貴
荆州占曰太白守氐房大飢六畜多死

太白犯房四

援神契曰太白舍表四夷合從合表為行中道也　郗萌曰太
白入房十日成鈎已為天子忌之以赦解之　文曜鈎曰太白
入房天子以徵誅　郗萌曰太白逆行犯房成勾已為大人憂
以赦解之　石氏曰太白到房心皆正不失儀失則為變　荆
州占曰太白守犯陵房國君有憂色青憂喪色赤憂兵積尸成
山色黑有將相誅色赤有芒角大喪　黄帝占曰太白守房國
有大喪大臣有戮死者案宋書天文志曰宋孝武大明八年十
月太白守房丹陽尹顏師伯豫章王子尚並誅明年昭太后崩
又曰太白守房南天子有良臣輔亦為旱守房北天子有良友
亦為水　石氏曰太白守房為良馬出廐太白守房左去復還
太子去復還其國多廢立天子守房右去復還又曰太白守房
臣盜君命　甘氏曰太白守房臣脅君又曰太白守房兵車滿
野中國有殃貴女用事王者失位期二年　巫咸曰太白守房
國有變令兵四起大臣當之國相為乱又曰旱多火災萬物五
穀不成　郗萌曰太白守房為人主無下堂又曰有姦謀　荆
州占曰太白守房國易政又曰守天馬天子馬多死又曰太白
守房天下易王大人有憂反逆臣案宋書天文志曰晉安帝元
興二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十二月桓玄簒位遷帝
於潯陽又宋後廢帝元徽三年八月己巳太白犯房北頭第二
星四年七月建平王據京口反時廢主凶暴無度五年七月殞
郗萌曰太白辰星守房土功大起布泉大貴將相失位　荆州

占曰太白守房六畜多死宋書天文志曰宋明帝大始二年十一月癸巳太白犯房明年牛多死者詔大官停宰牛考異郗曰太白犯房王失德　韓揚曰太白犯房大臣當之晉成帝咸康四年九月太白犯房上相五年七月庚申相王導薨　石氏曰太白逆行守房群臣戴麻鉀鉀　黃帝占曰太白行房南若犯守之為大旱行房北犯守之為大水　郗萌曰太白出入房霜兩不時人飢於食牛馬多死　石氏曰太白犯守房為天下相誅　海中占曰太白入鉤鈐王室大亂　文曜鉤曰太白入鉤鈐主德移　石氏曰太白犯房鉤鈐王者憂

太白犯心五

海中占曰太白入心有白衣之衆又為喪　甘氏曰太白犯心三寸以內帝怯於兵將軍亡劒戟上殿群臣巡走　海中占曰太白犯心天子立后絕嗣犯太子太子不得代犯庶子庶子不利　石氏曰太白經心清明烈照天下內奉明主帝必延年　郗萌曰太白犯食心左星為太子有憂若立　荊州占曰太子不死則去一曰女主失勢　郗萌曰太白犯守心羅貴　石氏曰太白舍心玄色不明有喪　太白中犯乘陵守心太子位太子憂犯小子位小子憂　摘亡辟曰太白守心大山崩後九年大飢　黃帝占曰太白守心天下有大憧國有大喪一曰天下有大虫　巫咸曰太白守心君弱臣強姦臣賊子得（謀）殺其主　石氏曰太白守心兵騎滿野為中國殃有軍在外客軍大敗其年飢蝗虫敗穀一曰哭聲吟吟戴麻鉀鉀　海中占曰太白守心不出一年有大兵多禍殃在貴人傍　巫咸曰太白守心有火異　郗萌曰太白守心

國王有死者又曰有姦謀又曰天子亡敗物也　黃帝占曰太白逆行守心哭者吟吟戴麻鎒鎒國有大喪若大臣當之近期一年中二年遠三年　黃帝占曰太白逆行守心環繞成鉤已為大人忌故赦以解之期六月　郗萌曰太白退守心客軍大飢

巫咸曰太白中犯乘守心為大戰不勝將軍鬨死　郗萌曰太白中犯乘守心明堂為萬民脩火近期一年中期三年遠期九年一曰為旱又曰兵四起國相為乱一曰大臣當之後漢孝灵帝中平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中大星其日未暝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為諸黃門所殺已巳車騎將軍何苗為進部曲吳匡所殺又曰太白出入留舍心三十日不下國兵大起在八月九月

太白犯尾六

石氏曰太白犯尾人民為變國易政　甘氏曰太白守尾宮人有罪者　巫咸曰太白守尾有乱多水災五穀不成　郗萌曰太白守尾天下大虫軍無粮大將鎒鎒滿道不行又曰守尾近女主去遠女主廢　巫咸曰太白守尾人民為變國易主不然皇后去若太后去一曰宮人死　郗萌曰太白抵司空出入君惡之　東官候曰太白守若入尾兵大起民多妖言期三年　巫咸曰太白出入留守尾兵起於野將士滿道不行　所謂不行國乏粮　郗萌曰太白守尾春羅貴一曰更為無年　太白留逆犯守乘陵尾皇后有以珠玉簪珥感天子者誣諛大起后相貴臣誅宮人出走兵起宮門

太白犯箕七

石氏曰太白犯箕天下大飢　郗萌曰太白犯箕女主有憂

石氏曰太白入箕天下大乱其中有一星民莫處其室養者星在箕南旱在箕北有軍　巫咸曰太白入箕中伺其出日而數之皆期二十日兵發伺始入處之率一日期十日軍罷　荆州占曰太白入箕中人主自備下有兵　郗萌曰太白在箕中天下州戰若入箕中有赦　甘氏曰太白出入留舍箕五日不下天下大恐其時多虫五穀不入燕國且以義致天下若有赦　黄帝占曰太白守箕大人衛守　巫咸曰太白守箕多土功事一曰民疾疫　海中占曰太白守箕天下有兵若角動天下無所定郗萌曰太白守箕歲水万物不成罹貴德令不行又曰守箕口執政者為乱　東官候曰太白守箕兵起一歲國增地必得國石氏曰太白逆行守箕成勾已兵起大臣為乱天下有憂主當之期一年　郗萌曰提箕出入君惡之一曰更政　太白與熒惑相隨而變熒惑舍天門凶太白舍天津中人主無出門若之遠宮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四十八

太白占四

太白犯北方七宿

太白犯南斗一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四十八

太白占四

太白犯北方七宿

太白犯南斗一

石氏曰太白犯南斗為赦案宋書天文志曰晉康帝建元二年閏月乙酉太白犯南斗九月康帝崩太子立大赦晉陽秋曰武帝寧康二年九月甲子太白犯斗第五星三年正月丁未大赦天下也石氏曰太白去南斗七寸陰乘陽小人在位　巫咸曰太白入南斗中國更政令　石氏曰太白入斗大人禦守有兵兵罷將軍為亂守魁二十日大赦　甘氏曰太白入南斗將軍戮死國易政期三年一司（註）馬彪天文志曰孝和元年五月九日金入南斗口中為大將軍死六年十二月車騎將軍鄧鴻坐追

虜失利下獄死　海中占曰太白入南斗將軍有黜者一曰有
被殺者司馬彪天文志曰孝安延光四年九月甲子太白入南
斗口中侍中黃門孫程等合謀追尉衛顯等立太子保為天子
是為孝順帝　郗萌曰太白入南斗不出三十日有大兵丞相死
又曰入斗外國使來見主出斗主遣使至外國皆期三十日太
白入南斗留舍斗中十日不下匈奴入於所守之國進者必有
兵退者家久長太白入南斗天下受爵祿期六十日若九十日
宋書天文志曰晉穆帝升平四年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
第四星五年五月哀帝立大赦賜爵祚荊州占曰太白入南斗
中將軍戮辱不出三十日有赦去復還將死之　文曜鈐曰太
白守南斗威燦　陳卓曰太白入南斗有喪一曰君死不死則
病宋書天文志曰晉穆帝升平四年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
犯第四星五年五月穆帝崩郗萌曰太白居南斗河戍間道不
通　黃帝占曰太白守斗大人當之國易政　甘氏曰太白失
次守斗所守者誅　巫咸曰太白守南斗執政為變太白留守
斗所守之國當誅太白犯守南斗國有兵事大臣有反者有名
之人誅宋書天文志曰吳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其
明年諸葛誕反又明年孫綝廢亮晉元帝大興元年七月太白
犯南斗三年九月太白又犯南斗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江荊
之衆來攻京師六軍拒戰敗績于是殺護軍將軍周顗尚書令
刁協驃騎將軍戴淵等　石氏曰太白犯斗留守之破軍殺將

太白犯牽牛二

海中占曰太白入牽牛為天下牛車有急行　郗萌曰太白入牽
牛留(守之)大臣為亂陳卓占曰太白入牽牛留守之大人死將軍失其

衆關梁不通民飢有自賣者　石氏曰太白去牽牛一尺六寸
貴　海中占曰太白提牽牛出入万物死　太白出入留舍牽
牛三十日不下牛大貴　荆州占曰太白出入留舍牽牛五十
日不下軍出至越城下　黄帝占曰太白守牽牛吳越兵起牛
多死十日不下牛大貴宋書天文志曰宋前廢帝永光元年正
月丁酉太白掩牽牛明年廣州刺史袁曇遠反
犯牽牛諸侯不通　陳卓曰太白犯守牽牛為五穀不成　海
中占曰太白守牽牛兵草並起期六十日又曰妖言無已　荆
州占曰太白守天鼓有急令　海中占曰太白守天關二十日大赦
石氏曰太白守牽牛北民流死在其西虎狼入邑在其南多亡
狗在其東小兒多死　巫咸曰太白守牽牛為五穀不成　海
中占曰太白守牽牛兵草並起期六十日又曰妖言無已　荆
州占曰太白守牽牛有兵謀万人多死　海中占曰太白守牽
牛為犧牛疾疫　甘氏曰太白犯守牽牛國有大兵將軍為乱
大人憂國易政　太白犯牽留守之為有破軍殺將
太白犯須女三
陳卓曰太白犯須女布帛貴軍起　玉曆曰太白去須女一尺
而守之一夫十嫗天下女多男寡　齊伯曰太白出入留舍須
女其國棺貴三十日不下國有兵　石氏曰太白守須女王者
發布帛絲綿庫藏珍寶出　石氏曰太白守若入須女中幸臣
與女乱妃黨謀王太白守須女為有女喪　巫咸曰太白守須
女為万物不成　海中占曰太白守須女兵起鎗鎗東北行有
嫁女娶婦之事　郗萌曰太白守須女為后夫人有變一曰妾
為主　百二十日占曰太白守須女妃謀主兵發於内　荆州
占曰太白守須女天下多寡女　北官候曰太白入須女留守

有女喪大臣謀主　陳卓曰太白逆行留守犯陵須女天子及大臣有疾女有奇政令

太白犯虛四

文曜鈐曰太白入虛天子以徵誅　巫咸曰太白入虛中伺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為兵發伺始入處之率一日期十日軍罷　郗萌曰太白犯虛軍起　海中占曰太白入虛不出九十日有大赦遍天下天下欲從　太白提虛出入大臣多就詔獄者又曰多土功民流亡　石氏曰太白去虛一尺稻粱貴十倍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虛五十日不下其國君有疾事　石氏曰太白守虛國多孤寡　甘氏曰太白守虛毋覆其子太子承號之蒙當封賞拜賜者　巫咸曰太白守虛為民多疾疫一曰天下大亂一曰万物不成又曰太白守虛有兵兵罷又曰太白守虛天子將兵流血滿野農人荷戟一曰有兵災　荊州占曰太白芒角守虛大臣謀君　海中占曰太白守虛兵起東北胡人大出楚吳亦然　郗萌曰太白在虛中為彗如劍形虛國發兵

太白犯危五

北官侯曰太白入危有兵兵罷無兵兵起多火災一曰旱立穀不成　郗萌曰太白提天庭出入大府出入大臣謀主政急　甘氏曰太白守危去之一尺諸侯無忠者以讒言相謗若有黜者　郗萌曰太白守危賓客有以事死　甘氏曰太白守危將軍亟去公門災消國有憂　荊州占曰太白守危民多瘡疽之病　百二十占曰太白犯守危大臣為亂天下有兵　玄冥占曰太白入危犯守之天下有急事兵大起國有憂有兵加於齊國之城

郗萌曰太白與危閒不出其年國有反臣　太白守墳墓為人主有哭泣之殺

太白犯營室六

郗萌曰太白犯營室陽陽有急犯陰陰有急　太白晨出東方上至營室而反還復入東方其出西方若出東方過營室強國君有兵者不反營室而反強國有敗者　石氏曰太白去營室一尺威令不行　甘氏曰太白入營室犯之天下兵滿野人主威令不行六十日不下將軍死之　齊伯曰太白出入留舍營室五十日不下衛國將困一歲不去將軍死之　石氏曰太白守營室太子及妃后與臣謀兵起於內　郗萌曰太白守營室君有殃　石氏曰太白守營室有兵罷國士安　郗萌曰太白守營室東壁中期六十日天下金賤　甘氏曰太白守營室天下軍起兵甲滿野大兵乘水欲攻王侯之國不出四十日　荊州占曰太白守營室天下更令有破軍期二月若百二十日　郗萌曰太白守營室為大人忌以赦令解之　北官候曰太白入營室而守之太子及妃后俱謀兵起於宮中期百八十日

太白犯東壁七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東壁五十日不下大人當之　石氏曰太白去東壁一尺諸侯用命　黃帝占曰太白守東壁文武并行術士用兵大人當之其國亡　石氏曰太白守東壁為有兵灾　甘氏曰太白守東壁天下有軍不戰　巫咸曰太白守東壁旱多火災　郗萌曰太白守東壁為天下兵起　一曰秋兵起　百二十占曰太白守犯東壁且有兵喪　石氏曰太白守東壁天下有兵不戰　石氏曰太白守東壁兵發於內太子

及妃后與人民謀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四十八

太白占五

太白犯西方七宿

太白犯奎一

荆州占曰太白入奎中大水橫流不出百八十日　郗萌曰太白入天庫兵起西方　海中占曰太白出奎起兵於國外　太白潤澤出奎有善令變色入奎有偽令來者若出奎有偽令出使者　石氏曰太白守奎外夷入　海中占曰太白守奎出復入羅貴人流食貴　石氏曰太白守奎五十日不下大水有兵且戰一歲不下三歲有兵　甘氏曰太白守奎大霜　海中占曰太白守奎以水兵起國中　巫咸曰太白守奎萬物不成民疾病　海中占曰太白守奎兵起函一曰聖人出一曰徭大起

郗萌曰太白守奎有匿謀不過歲中又曰大將軍戰死若戮死期九十日國有流民又曰赦憂一曰大人當之　玉曆曰太白入奎若守之水泉湧出五十日不下秦且開庫發兵加魯城有兵戰國多流民　石氏曰太白守奎外國兵来入有軍不戰一曰水潦為害傷五穀　甘氏曰太白犯守奎外兵來入國若去奎一尺四夷共治中國期二年　文曜鈎曰太白垂芒守奎天下柧擊

太白犯婁二

郗萌曰太白犯婁有衆聚發事　玉曆曰太白順行之婁子離其母其政和平國有喜　石氏曰太白經婁四夷還去　太白去婁一尺爵祿貴　太白出入留舍婁外國兵來入　齊伯曰太白出入留舍婁天下大兵起秦國以發兵必有兵加於魯之城　黄帝占曰太白守婁小旱萬物不成　郗萌曰太白守婁有兵期四十日又曰有大令　石氏曰太白守婁赦　甘氏曰太白守婁子守其母天子至孝將軍有德　荆州占曰太白守婁為聚衆兵起三軍行天下多飢丞大貴　石氏曰太白守犯婁其鄉吉天下和平將軍有喜

太白犯胃三

甘氏曰太白犯胃色赤五十日不下其國大敗有亡主期不出年　海中占曰太白入胃中守之有喪　黄帝占曰太白守胃二十日兵大起流血　石氏曰太白守胃五十日兵大起其鄉有轉穀百里百姓飢國大乱　甘氏曰太白守胃大臣執忠天子奉其祀四海安寧　巫咸曰太白守胃民疾病若流亡一曰民小流　又曰太白守胃為有兵災萬物不成　郗萌曰太白

出入留舍胃五十日不下天下大乱百姓飢其國必敗　海中
占曰太白守胃有德令兵草不用有兵兵不用　陳卓曰太白
犯守胃將為乱國以無義亡　太公決事曰太白守胃五十日
不下兵見百里流血後月赦　郗萌曰太白守胃有仁令一曰
天下大赦　西官候曰太白守胃色赤如火兵起見血流一曰
青黄有德令　文曜鈎曰太白貫胃倉廩虚边兵結四夷侵禍
謀成　黄帝占曰太白逆行守胃成匆已其國君死大臣有誅
若去之一尺燕趙大飢人相食期百八十日　孝經右祕曰歲
將大惡金加胃

太白犯昴四

文曜鈎曰太白入昴天子以徵誅　陳卓曰太白犯昴旱大暑
宋書天文志曰晉成帝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大月旱
陳卓曰太白犯昴四月石虎偵騎至歷陽朝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四月石虎偵騎至歷陽朝
廷慮其衆也加司徒王導大司馬治兵動衆又遣慈湖牛渚鹿
湖三戍五月乃罷是時胡賊又圍襄陽庾亮拒而退之　石氏曰
太白入昴天下擾兵大起期五十日　宋書天文志曰晉惠帝大
安三年太白入昴是年冬成都河間攻洛陽三年正月東江王
越執長沙王又張方反　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壬午太白又
入昴是年石步殺其太子及其妻徒屬二百餘人又遣將劍寧
寇沒狄道又使將張奔將萬人屯荆東防慕容皝　郗萌曰
太白入昴中大赦近期十五日遠期三十日太白行疾期近行
遲期遠　又占曰太白入昴中大赦期九十日　玉曆曰太白
入昴中大憂國易政有流血千里主命惡之不出其年　石氏

曰太白去昴一尺賊人貴　郗萌占曰太白奔昴若出北者為陰國有憂　黃帝占曰太白犯昴若舍昴留四五日不去即大臣有死者　又占曰太白出入留舍在昴北有女喪在昴南有男喪　又占曰太白守昴四夷有兵事　司馬彪天文志曰孝章帝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昴為邊兵是時蠻夷陳縱等叛　唐城元命包曰太白守昴政絕　石氏曰太白守昴兵從門閨入人主出走一曰胡兵入且亡國君有謀主之變若其北則四夷有毒霜早降歲有疾癘一曰胡不安期六十日當有自來王　甘氏曰太白守昴將軍下獄　海中占曰太白守昴將軍有聚衆　石氏曰太白守昴有更令若有大赦期百八十日　巫咸曰太白守昴國易政大人當之　巫咸曰太白逆行守昴擾有兵起民多有下獄者一曰大臣有獄死　又占曰太白入昴若居昴北若犯乘守胡王死　郗萌曰太白與昴閨不出其年有反臣　又占曰太白中犯乘守昴為兵北征於胡荊州占曰太白犯乘守昴有角兵大起天下流血千里民多疾

太白犯畢五

黃帝占曰太白犯畢出北陰國有憂　石氏曰太白犯畢左角大戰不勝將軍死　太公決事占曰太白犯畢右角胡兵大戰案司馬彪天文志曰孝明永平十六年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畢為邊兵後北匈奴入雲中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蔡彤坐不進下獄　石氏曰太白入畢口中為大人當之國危　石氏曰太白入畢口有女喪　西官候曰期百二十日遠期十月一日將相

當之若有憂大人惡之 天文志曰孝安永初三年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中延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凡車騎將軍隲等七侯皆免官自殺之驗也 石氏曰太白入畢口與兩股齊陽星大將出征立功有光榮 石氏曰太白入畢口近期四十日兵起入直一星期十日兵起守之五日期三日兵起若有人以讒惑人君者也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畢不下一國有憂兵起北方出入留舍六十日不下天下有立王百日不下出四年之中王侯有大喪 巫咸曰太白入畢中各伺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為兵發伺始入處之辜一日期十日為軍罷 郗萌曰太白入畢口中馬馳人走有狄奪國又曰大赦近期十五日遠期二十日太白行疾期近行遲期遠 西官候曰太白入畢人主守衛將相有亂者人主當之犯左角大兵戰左右將死乘陵其上邊將軍死 太公決事占曰太白出東方入畢口車馬貴易政 石氏曰太白出畢陽則旱出畢陰則為政令不行 石氏曰太白出畢一尺國豐 西官候曰太白抵天都尉出入天下有兵驚民離主亦驚 文曜鈐曰太白貫畢倉廩虛邊兵繕四夷侵禍謀成 石氏曰太白守畢傍有兵 石氏曰太白守畢天子虛國多枉刑 甘氏曰太白守畢大將有功大臣使出 巫咸曰太白守畢諸侯起兵一歲罷又曰為水萬物五穀不成 西官候曰太白守畢柄有兵邑益強一曰大臣出使 又曰太白入畢守之將軍謀反大將出征竟立功名國易政期不出二年 玄冥占曰太白入畢而守之將軍為亂國君守衛大臣當之改朔易令 郗萌曰太白犯守畢有大兵民多死 郗萌曰太白犯守畢有急令一曰相死邊境不安

黃帝占曰太白犯守畢左股邊夷兵起左將軍戰死若犯守右
股右將軍戰死不出其年海中占曰太白犯守附耳國有讒
亂之臣在主側以眩獵惑主者若相有喜　陳卓曰太白犯附
耳兵起將相憂喪也若不即免退

太白犯觜觿六

石氏曰太白犯觜觿萬物不成　石氏曰太白犯觜觿其國兵
起天下移動　甘氏曰太白犯觜觿大臣為亂大臣當之國易
政兵起鉄鉞用期九十日　郗萌曰太白入觜觿中有兵　郗
萌曰太白出入留守觜觿地數裂兵且起大人當之　黃帝占
曰太白守觜觿時節不調當温反寒當寒反温當雨反晴當晴
反雨　石氏曰太白守觜觿不出三十日有大將軍叛天子之
軍破牛馬有急行　石氏曰太白守觜觿西方客動侵地欲出
為君王崇禮以制義則國安　荆州占曰太白守觜觿天下兵
和同天下咸寧　巫咸曰太白守觜觿君臣和同　甘氏曰太白守觜觿曰夷
疫大臣有變　西官候曰太白守觜觿天下兵起人民相與
謀

太白犯參七

太公決事占曰太白犯參左股戰大勝　郗萌曰太白犯參右
股戰不勝將軍死　海中占曰太白犯參有大兵將行　西官
候曰太白犯參右角有大戰右將憂犯守左肩亦有戰左將憂
若大臣當之將軍有死者　荆州占曰太白抵參出入天下驚
提天都尉出入天下發兵　石氏曰太白逆行若留正衡中兵
華起　荆州占曰太白宿參若宿伐為反臣中兵也　齊伯曰

太白出入留舍參名將死天下大亂兵起而不用人民流亡不
居其鄉不出年山谷亦空　石氏曰太白守參有兵天子之軍
破牛馬有急行　巫咸曰太白守參大臣為變　石氏曰太白
守參有赤星出中边有兵　郗萌曰太白守參天下不安國大
危大憂若羅貴　甘氏曰太白守參將軍出外降边兵大戰
巫咸曰太白守參國有反臣　海中占曰太白守參若大水在
西方　石氏曰太白守犯參伐大臣為乱車騎人皆急兵起
郗萌曰太白守伐衛尉若國將當之期五月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四十九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五十

太白占六

太白犯南方七宿

海中占曰太白犯東井人主浮船　石氏曰太白犯東井將軍
惡之　案攟道鷰晉陽秋曰孝武大元五年五月丁酉太白犯東
井八月己巳領軍將軍新除太常韓伯卒安帝元年三月丙辰
太白犯東井後將軍王國寶於獄賜死左將軍王緒斬於市也

石氏曰太白入衛守國君失政大臣為乱兵大起
案晉書天文志曰晉永康二年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東井
是時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威冏權兵不期專權嬉侈明年誅
四車頻奏書曰筭生壽光三年二月太白犯東井太史奏曰必
有暴兵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怪也時長安謠曰百里望

定城蔚；何青瞎兒不知法仰目不見星其年苻法殺生而堅代立是其應也　郗萌曰太白入東井中先起兵者大敗天下大水宋書天文志曰晉穆帝升平三年六月太白犯東井四年五月天下大水之驗也　郗萌曰太白出東方入咸池東下行入東井下不忠有謀上者　荆州占曰太白入東井中將軍有戮死者　玉曆曰太白入東井失道行陽先起兵者亡後發者昌　郗萌曰太白提東井出入諸侯兵驚政急民流　南官候曰太白入東井留二十日以上天下更政若六畜疾又曰兵大起天下易正朔謂留井中　黄帝占曰太白守東井為水　石氏曰太白守東井為旱　石氏曰太白守東井十日不下大臣坐之三十日不下神水出歲多土功　郗萌曰太白守東井一東一西一南一北男子不得耕女子不得織　巫咸曰占太白守東井邑君失政大人當之大臣為盜有誅者　又占太白守東井為萬物不成若失火　郗萌曰太白守東井兵起東南　石氏曰太白入若守東井中大臣為盜　郗萌曰太白犯井鉞為大臣誅　郗萌曰太白入若犯鉞將誅出其年

太白犯輿鬼二

甘氏曰太白犯輿鬼質將戮案司馬彪天文志曰孝武永初四年六月癸酉太白入輿鬼為將函後　中郎將任尚坐賊其年檻車徵棄市也　荆州占曰太白入輿鬼將誅　陳卓曰太白入輿鬼兵革起　石氏曰太白犯天尸將軍有憂其主廢　齊伯曰太白犯入輿鬼以罪斬大臣案司馬彪天文志曰孝桓延嘉

八年五月九年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輿鬼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璯等坐殺無辜荊州刺史李隗為賊所拘皆棄帝永康元年十二月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黃門令出水等皆枉死也五十日不下且有大喪　石氏曰太白入輿鬼西北婦人多兵死　郗萌曰太白入輿鬼為大人卒事以命終案司馬彪天文志曰孝質本初元年辛巳太白入輿鬼閏月一日孝質帝為梁冀所鴆崩之驗　郗萌占曰太白入輿鬼歲惡婦人多懷子而死者　荊州占曰太白入輿鬼乱臣在內有屠城案檀道鸞晉陽秋曰孝武太元三年四月戊戌太白入輿鬼四年二月襄陽城湎四月魏興城崩五月彭趙攻陷盱眙城　南官候曰太白入輿鬼犯積尸國有大喪大兵起將軍有戰人多死白骨滿野無有葬者期二年　郗萌曰太白舍輿鬼東北天下多梟死者一曰有兵　郗萌曰太白舍輿鬼中央左右群臣有伏劍若吞藥而死者　郗萌曰太白出入質舍輿鬼五十日不下民大疾死而不收案宋書天文志曰孝武孝建三年四月戊戌太白犯輿鬼明年夏京邑疾疫明帝太始四年六月壬寅太白犯又輿鬼其年普天下大疾疫也　南官候曰太白出入留守輿鬼五十日不下國兵起開庫發卒　海中占曰太白守輿多火災萬物五穀不成　郗萌曰太白守輿鬼傍萬民當之有祭祀之事　石氏曰太白守輿鬼大人有殃石氏曰太白守輿鬼出其南水出其北旱　南官候曰太白久守輿鬼病在女主其留二十日以上有喪期八月　玉曆曰太白行守輿鬼成匀已若環繞之國有死王大臣有戮者五十日不下人民死者太半　郗萌占曰太白入若守輿鬼為主憂財寶出乱臣在內若

大臣謀有干鉞棄質者君貴人憂金玉用民多疾南入為男北入為女西入為老人東入為丁壯棺木倍貴　荊州占曰太白干犯守輿鬼隨所守王者發之不出七十日其下國有大喪陽為人君陰為皇后左為太子右為貴民　郗萌曰太白輿鬼鬧不出其年有反臣

太白犯柳三

南官候曰太白犯柳有木功事若名木見伐者　郗萌占曰太白臣謀主民有怨仇多暴死　春秋文曜鉤曰殘百姓誅名臣則入柳天庫兵起南北方又曰大人守儀　南官候曰太白入注太白入柳　石氏曰太白去柳一尺國有專臣專命無患　荊州占曰太白提天相出入有陰謀　南官候曰太白逆行入柳成勾已下刑上兵大起有益地者　海中占曰太白逆行入柳成勾已下刑上刑上民多怨仇暴死者　又占曰太白抵柳出入陰謀其主諸侯應其急　甘氏曰太白守柳將軍受賀王者封臣　石氏曰太白守柳戰大勝大得地　海中占曰太白守柳兵大起一歲罷若小旱傷五穀　南官候曰太白守柳為反臣中外兵以德令解之　南官候曰太白守柳兵起一歲大益地　郗萌曰太賊子謀殺其主　郗萌曰太白守柳胡不安　齊伯曰太白守柳秦兵且至無王者　巫咸曰太白犯守注有急兵若有變更之令下陵上君弱臣強奸臣

太白犯七星四

郗萌曰太白犯七星臣為亂　甘氏曰太白入七星有君置太子者　郗萌曰太白出七星太子且立　石氏曰太白去七星

一尺國致仕十二人　郗萌曰太白提天都出入旱歲惡　荊州占曰太白經七星民非吾民一曰當有詐為王者　郗萌曰太白犯守七星兵大起曝巫移市　又占曰太白留七星為天下大憂丶中兵　齊伯曰太白出入留舍七星三十日不下兵且起六十日不下必有破國亾王死將八十日不下三年兵起期在春一曰有急令期不出年　黃帝占曰太白守七星不出二十日有兵　又占曰太白守七星二十日以上有急兵　石氏曰太白守七星兵渡津橋者大凶　甘氏曰太白守七星將軍納忠臣國君有德　巫咸曰太白守七星兵大起又為水萬物五穀不成　郗萌曰太白守七星國失政大人當之　郗萌曰太白守七星戰大勝天子益地　荊州占曰太白守七星七日以上至三十日大將軍出　又占曰太白守七星車騎滿野又曰行天都王者有憂兵以德令解之

太白犯張五

南官侯曰太白守七星為反臣中外春秋文曜鉤曰太白入張天子以微誅　巫咸曰太白乘犯張三日以上至七日將軍內反賊臣在例　郗萌曰太白提張出入相自擅陰謀其主　荊州占曰太白提張出入諸侯應其急石氏曰太白守張春旱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張兵起於其國　甘氏曰太白守張有兵謀不成天下以空發兵一曰兵起不行　巫咸曰太白守張必有大水多水災萬物五穀不成民憂食　南官侯曰太白守張為反臣中外兵以德令解之　百二十日占曰太白守張先旱後水　石氏占曰太白犯守張兵草滿野必有亾國天下易政　巫咸曰太白守張下凌

上君弱臣強奸臣賊子謀殺其主　郗萌曰太白犯守張民多狂

太白犯翼六

荊州占曰太白入翼天下兵塞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翼大風將至一日其國不平若大水出　海中占曰太白去翼一尺翼陽也太白金陰也陰来附陽秦朝楚　郗萌曰太白舍翼有客一曰舍左翼旱　黃帝占曰太白舍左翼兵起　郗萌曰太白犯守翼其國行地　石氏曰太白守翼三日以上大臣不臣一曰大臣為乱亡　石氏曰太白守翼三日以上兵也　郗萌曰太白守翼四夷兵巫咸曰太白守翼有反臣中兵　郗萌曰太白守翼有急事若有大風大起五穀傷風民多疾　王曆曰太白守翼有急事若有大風齊伯曰太白守翼臣不承令人主有憂　百二十占曰太白守翼有兵在西方　黃帝占曰太白守翼易代臣行主命

太白犯軫七

石氏曰太白守軫其國兵起得地　海中占曰太白犯軫將軍為乱其國兵起臣欲謀君賊人謀貴人兵死一曰去之一尺天下大飢期不出百八十日　巫咸曰太白入軫中伺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為兵發伺始入處之率一日期十日軍罷　黃帝占曰太白犯守軫兵起西方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軫令為楚府廷太白秦國之星也主金行軫客兵来過楚矣必有死主　黃帝占曰太白守軫將軍為乱車騎出　甘氏曰太白守軫將軍有憂　海中占曰太白守軫兵車四夷兵大起　南官候曰太白守軫兵大起有亡地千里恐有大喪　又占曰太白守軫兵謀欲起人有代上之荷入軫中兵起國易政及有自来

侯王受命於王者男子有功封爵之慶士卒有遠征之役諸侯應之魏以位禪晉時太白入軫中及留度進過於午之間二十餘日晉伐吳之二年太白入軫　荆州占曰太白守軫將軍有疾　玄冥占曰太白入守軫中兵大起國易政亡地千里若有大喪士卒有遠征之役吳楚當受其兵期三年　郗萌曰太白起左角逆行至軫國亡地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五十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五十一

太白占七

太白犯石氏中官

太白犯攝提一

聖洽符曰太白入犯攝提兵起滿野強臣謀主若守衛臣有謀期二年

太白犯大角二

郗萌曰太白守大角兵大用有國亾　荆州占曰太白守大角兵大動　文曜鈐曰太白犯守大角天下乱大兵起強臣謀主若貴人被戮期一年　海中占曰太白犯守大角臣謀主有兵起人主憂王者誡慎左右期不出百八十日遠一年

太白犯梗河三

巫咸曰太白犯守梗河國有謀兵四夷兵起來復中國邊境有憂

太白犯招搖四

聖洽符曰太白犯招搖邊兵大起胡人為寇若守胡人敗若胡王死期不出三年 荊州占曰太白守招搖旗幟起 甘氏曰太白入守招搖天下兵大起非一國遠夷為乱欲侵中國人主有憂期二年

太白犯玄戈五

聖洽符曰太白犯守玄戈為邊兵大起胡人為寇若守之胡人敗若胡王死期不出二年

太白犯天槍六

巫咸曰太白犯守天槍邊兵起槍大用防戍有憂若誅邊臣期不出年

太白犯天棓七

巫咸曰太白犯守天棓邊夷起機棓大用防戍有憂若誅邊臣期不出年

太白犯女牀八

荊州占曰太白犯女牀亟若守女牀宮有變害若被誅 甘氏曰太白守犯女牀兵起宮中若后有誅期百八十日遠一年

太白犯七公九

石氏曰太白犯七公群臣有謀議 黄帝占曰太白守七公為飢君不安 石氏曰太白守七公輔臣有誅議臣相疑若有誅者人主有憂 甘氏曰太白守七公兵革大起大臣有誅若有戮死者期不出年

太白犯貫索十

巫咸曰太白犯貫索天下亂兵起多有獄事貴人有死者石氏曰太白入貫索中犯乘守以獄為亂　玄冥占曰太白犯守天牢以獄起兵大人憂

太白犯天紀十一

荊州占曰太白守天紀有兵亂石氏曰太白守天紀幸臣執權有兵起王者有憂若犯守大臣為亂兵起宮中若有大旱之災人民大飢

太白犯織女十二

巫咸曰太白守織女后有誅者　黃帝占曰太白犯守織女天下有女憂有兵起不出其年

太白犯天市垣十三

海中占曰太白入天市國有謀兵將相有戮死者期百八十日

郗萌曰太白入天市中五官有憂一曰將軍有憂一曰大臣戮若羅貴

文曜鈎曰太白入若守天市中驚國有謀兵斧鉞用兵大起期不出三年　巫咸曰太白入天市而守之相坐之有兵起貴人有憂若誅期二年　郗萌曰太白入若守天市諸侯貴人必有戮者一曰更幣

太白犯帝座十四

海中占曰太白犯帝座大臣為亂強臣謀主有兵期不出年

石氏曰太白守犯帝座有逆亂事

太白犯候星十五

石氏曰太白犯守候星諸侯起兵有千里之行政令急民多苦

海中占曰太白犯守候星陰陽不和五穀傷人民大飢有兵

起

太白犯宦者十六　甘氏曰太白犯宦者左右輔臣有誅
石氏曰太白守宦者凶　若戮死期不出年

太白犯斗星十七
石氏曰太白守斗星者凶

太白犯宗人十九
石氏曰太白犯宗人親族貴人憂若有死者　一曰主親有離
絶

太白犯宗星二十　玄冥占曰太白
甘氏曰太白犯守宗星宗室之臣有分離者
觸抵宗星幸臣有誅者期二年

太白犯東西咸二十一
石氏曰太白守東西咸女主憂誅若貴女有戮死期二年　荊
州占曰太白守東西咸憂兵起　石氏曰太白守犯東西咸者
為臣不從令有陰私

太白犯天江二十二
陳卓曰太白守天江暴水為害不出其年　巫咸曰太白犯守
天江天下有水若入之水齊城郭人飢亡去其鄉　宋書天文
志曰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八月己未太白犯天江占曰河津不
通升平元年慕容俊遂據臨漳有幽并青冀之地緣河諸將漸
奔散津河隔紀矣」

太白犯建星二十三
陳卓曰太白犯建星大臣相譖　郗萌曰太白入建星外國使來見主出建星主遣使至國期皆三十日　黃帝占曰太白守建星滿二十日必大赦　巫咸曰太白入建星若守之兵起關道不通若有外國使來者期一年

太白犯天弁二十四
甘氏曰太白犯天弁若守之則囚徒兵起一曰五穀不成糴大貴人民飢

太白犯河鼓二十五
黃帝占曰太白犯河鼓大將若左右將有誅者若有罪以五色占之　石氏曰太白入河鼓兵大起大將出若守之所犯之將誅期二年　郗萌曰太白守河鼓兵起期六十日

太白犯離珠二十六
石氏曰太白犯離珠宮中有事若有亂宮者宮人有罪黜者
巫咸曰太白犯離珠有兵起後宮卤女主有憂

太白犯匏瓜二十七
玄冥占曰太白守匏瓜人主誅邑族若有兵一曰王者以果賜諸侯　聖洽符曰太白犯守匏瓜天下有憂若有遊兵名果貴一曰魚鹽貴價十倍不出其年

太白犯天津二十八
海中占曰太白犯天津關道絕不通有兵起若關吏憂　文曜鈎曰太白入天津兵起大亂以其所近四方中央死而革易政立王　齊伯曰太白守天津兵起有亡國期一年遠二年　石氏曰太白有赤芒而守天津三十日閉河不渡人主有憂若諸

侯

太白犯螣蛇二十九

甘氏曰太白守螣蛇天下前駈函姦臣有謀前駈為害玄冥成

占曰太白守螣蛇諸侯謀若先駈者一曰以水為災水物不

太白犯王良三十

帝覽嬉曰太白入王良人主以車為禦馬多死關津不通國有憂石氏曰太白守王良為兵海中占曰太白守王良三十日大將亡一曰主將皆大亡兵起車騎行期百八十日遠一年

郗萌曰太白守天馬天子馬多死者齊伯曰太白犯守王良天下有兵諸侯相恐強臣謀主期不出年

太白犯閣道三十一

石氏曰太白守閣道而絶漢者為九州異政各主其王天下有兵期二年齊伯曰太白守閣道天子懲難御道塞臣謀君一曰宮人有謀誡慎女兵

太白犯附路三十二

石氏曰太白守附路太僕有罪若有誅一曰馬多死道無乘馬者

太白犯天將軍三十三

郗萌曰太白入天將軍興軍吉荆州曰太白乘犯天將軍將軍以兵事誅又曰太白守天將軍兵大起將軍行文曜鈎太曰入守天將軍大將有憂若起兵一曰以飢為敗人民憂石氏曰太白犯守天將軍為大將謀若有死者

大白犯大陵三十四

石氏曰太白入大陵國有大喪大臣有誅若戮死人民死者太半皆不出其年　荊州占曰太白乘大陵天下盡大喪死人如岳　甘氏曰太白犯守大陵其國有喪大人憂若有土功墳陵之事期百八十日

太白犯天船三十五

郗萌曰太白守天船大人當之天下赦　聖洽符曰太白入守天船兵起舟用有亡國期不出年　海中占曰太白入守天船國有喪貴臣有戮期二年

太白犯卷舌三十六

海中占曰太白犯卷舌有姦亂之變若入之臣有妄言於君者若談臣謀君以口舌起而亂國者期百二十日若一年　石氏曰太白乘卷舌天下多喪若入之有佞臣謀其君以口舌為害人主有憂

太白犯五車三十七

石氏曰太白犯五車大旱若有喪兵起車騎行五穀不成天下民飢君絶粮犯倉星穀貴若有水一云若入而中犯乘守庫星兵起北方若西北方　郗萌曰太白入五車留不去秦國金玉貴一曰兵大起百萬人以上八日占其國　荊州占曰太白入五車天庫天下大兵起　文曜曰太白入經五車四猾起　石二十占曰太白入五車若犯天潢有大水五穀不成羅大貴期不出年　郗萌曰太白入五車留不去即有兵春見若舍其西北多死人馬牛多疾疫在酒泉燉煌方舍東北羅石五百　黄帝占曰太白守五車日夷人相食三歲不復其亂　郗萌曰太白守五車有大兵不出九十日而至矣　黄帝占曰太白乘守

天庫四夷兵起必有死主　郗萌曰太白乘守天庫中國兵所向無不服有自來之將其民入中國有大喜

太白犯天關三十八

荊州占曰太白出入天關萬人多死　石氏曰太白行天關中每至抑揚當去不去徘徊亂行光色隆怒見其妖祥中國隔絶道路不通　海圖曰太白提天關梁所出入貴人多死　海中占曰地氣泄生相害萬物夭傷　海中占曰太白守天關二十日兵甲將起以水行　郗萌曰太白守天關兵大起關道不通人民相恐　海中占曰太白犯守天關道絶天下相疑有關十日大赦一云臣誅主歲水二旦守之二十日兵甲將起以水行　郗萌曰太白守天關大臣反宋書天文志曰晉簡文咸安二年五月丁未太白犯天關占曰兵起六月庚午入康城一日為地氣泄貴人多死　西官侯曰太白守天關兵大起關道不通人民相恐　海中占曰太白守天關道絶天下相疑有關梁之令　郗萌曰太白行不從天關不出其年有兵

太白犯南北河三十九

黃帝占曰太白乘南河戍若出南河為中國兵起　石氏曰太白南行河戍中若留正為西方兵起百姓疾　郗萌曰太白舍河戍三十日國有男喪　黃帝占曰太白舍南河戍間天下難起道不通　石氏曰太白守南河戍蠻夷兵起邊戍有憂若有旱災人民飢　海中占曰太白守南河戍邊臣有謀　郗萌曰有姦謀也若諸侯兵起君憂若敗七　黃帝占曰太白留止守南河戍為百姓病若行其中或留止守之為旱有喪　郗萌曰太白行南河戍若留止守之為有喪在北河戍下中國有兵兩向者勝　黃帝占曰太白乘北河戍若出北河北皆為胡王死若留止河戍下三十日必有自來主將其民降中國其留過三十

日四夷大乱太白從南来南方當之從北方来北方當之　郗萌曰太白舍北河戍三十日有女喪　甘氏曰太白守北河戍邊戍有謀者有兵起關梁不通人主有憂期一年　郗萌曰太白守北河戍有内謀一曰有白衣之會又曰四夷相伐荆州占曰太白留正守北河中兵起道不通　玄冥占曰太白守北河戍胡夷兵動若守之三十日不下胡人敗若胡王死天下大水人民飢期不出年若二年　石氏曰太白入北河戍中而留止不出百日天下兵悉起並戰秋冬臨衝革也春夏德也　郗萌曰太白經南河戍之南刑法峻暴誅伐不當經北河戍之北女子金錢貪色奢佚失治道皆期三年中期六年遠期九年而灾至居南北河戍中若守之百日兵大起　荆州曰太白守兩河間天下乖離道路不通若在陽門中天下並戰　郗萌曰太白在陽門中早入天高中有奇令若失度守陰門若陽門為諸侯盜入天高成勾已天下有憂　黄帝占曰太白留守陰門不出百日天下兵悉起若以四月從東方來入天高留三十日民受賜留五十日兵起宫中　郗萌曰太白不行天門天關為門有喪太白與熒惑俱在帝關中則有大事分國

太白犯五諸侯四十

石氏曰太白犯五諸侯者守之兵大起將士出諸侯有憂若有死宋書天文志曰晉安帝義熙六年三月太白犯五諸侯是年三月始興太守徐道覆反江州刺史何無忌討之大敗於豫章無忌死之四月盧修寇湘中攻巴陵五月修等大破豫州刺史劉敬謹以免八年六月臨川烈武王道規薨時為豫州九月克州刺史劉蕃伏誅巫咸曰太白犯五諸侯有兵起大將出若犬

臣有誅若有戮死如入五諸侯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兵發伺始入日而處之率一日為十日而軍罷　文曜鈐曰太白守五諸侯四猾起兵官乱　荆州曰太白守五諸侯兵起　郗萌曰太白犯乘守五諸侯為所中死乘守者誅若有殃期三年兵發　石氏曰太白中犯乘守五諸侯諸侯兵死期三年

太白犯積水四十一

巫咸曰太白犯守積水其國有水災水物不成魚塩貴一曰以水為敗羅大貴人民飢期二年

太白犯積薪四十二

甘氏曰太白犯守積薪天下大旱五穀不登人民飢亡

太白犯水位四十三

石氏曰太白犯守水位天下以水為害津関不通一曰大水入城郭傷人民期不出二年

太白犯軒轅四十四

荆州占曰太白犯軒轅女御天子僕死　文曜鈐曰太白入軒轅四猾起　石氏曰太白入軒轅中犯乘之有逆賊若火災

黄帝占曰太白出東陵必有白龍出左右宮若行軒轅中犯女主女主失勢憂喪也列大夫有放逐者五官有不治者色悴為憂為疾其所中犯乘守者誅君有罪　荆州占曰太白行軒轅端貫出其中而東大臣出令　石氏曰太白在軒轅中有以女請人君者　黄帝占曰太白中女主女主當之其守犯女主女主有憂宋書天文志曰魏青龍四年七月七日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景初元年皇后毛氏崩　晋成帝咸康六年六月七日太白犯軒轅大星七年三月皇后杜氏崩　安帝義熙六年八

月壬午太白犯軒轅大星七年八月皇后王氏崩　宋文帝元
嘉十六年八月太白犯軒轅明年皇后袁氏崩　聖洽符曰太
白守軒轅兵大起憂宮中若有女喪各以其所犯占之期一年
帝覽嬉曰太白守軒轅大星若環繞之皇后有急若憂誅一
曰天下易王女主有殃荆州曰太白守軒轅女御有誅者
巫咸曰太白行犯守軒轅女主失政若失勢一曰大臣當之若
有黜者期二年司馬彪天文志曰光武建武元年七月乙丑金
星犯軒轅大星十月己丑又犯之軒轅者後宮之宮大星者後
宮之皇后金星犯之為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疎後廢為中
山太后　孝和元年四月乙酉金犯軒轅東北二尺四年竇氏
被誅太后失勢　孝桓永壽二年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
為皇后後二年四月懿獻后以憂死　荆州占曰太白中犯守軒
轅左角為大臣當之
太白犯少微四十五
石氏曰太白入少微君當求賢佐不求賢佐則失奪勢　太白
犯守少微名士有憂王者任用小人忠臣被害有死者　黄帝
占曰太白入中犯乘少微為宰相易女主有憂　石氏曰太白
入中犯乘守少微為五官乱宰相憂
太白犯太微四十六
春秋緯曰太白犯太微主受期命奪號滅衝為期　宋書天文志
曰晉愍帝建武元年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占曰王者惡之七
月愍帝崩于寇廷也　帝覽嬉曰太白行犯太微左右執法為大
臣有憂司馬彪天文志曰孝安永和三年閏月己未太白犯太
微左執法延光元年五月太后兄子車騎將軍沙等七侯皆免

官自殺　宋書天文志曰晉成帝咸康四年九月太白犯左執法五年七月庚申丞相王導薨　安帝義熙六年九月甲寅太白犯左執法八年九月兗州刺史劉蕃尚書僕射謝混伏誅也

石氏曰太白入太微庭所中犯乘守者為天子所誅若有罪太白犯左右執法左右執法者誅若有罪　郗萌曰太白犯天府庭臣為亂　荊州占曰太白道從太微西蕃北南方星間入到南蕃東方星間南出道也中西蕃直坐入者非道也　太白以庚子日順入太微天庭中天子所使也不以庚子日非天子使　太白入太微軌道吉軌道者入西門出東門若左右掖門行不留也不軌道者謂有所犯守也　郗萌曰太白當太微門為受制當在左執法受事左右執法守太微門三日以下為受制三日以上為兵為賊為亂為飢

將受命東南出德事也出西掖門為將受命西南出刑事也期以春夏　太白入太微出左掖門入將軍出東南伐出右掖門大將出西南伐皆不出其年　黃帝占曰太白入天庭色白潤澤為期百八十日有赦　帝覽嬉曰太白入太微而出端門臣不臣　雒書曰太白入左右掖門出太陽東門強臣暴誅若入端門庭守十日臣欲害君期六十日　春秋圖曰太白入西華門出東華門大臣作亂謀其主若諸侯不從王命期百八十日若一年　石氏曰太白入太微庭中華東西門若左掖門而南出端門者為必有反臣　太白入西門出東門皆為人君不安欲求賢佐有入中華西門出中華東門為臣有出令有入太陰西門出太陰東門皆為天下大亂有喪若大水　甘氏曰太白入太陰西門出東門天下大亂主死宮破若有大水期一年　司

馬彪天文志曰王莽地皇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他如司光
太白為兵太微為天庭太白贏而北入太微是兵將入天子庭
也是時王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
為將軍至萊陰皆為漢將劉畢李崧所破進攻京師十月戊申
漢兵司宣平城門入二月己酉城中少年子弟數千人起兵攻
莽商人杜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斬莽首大兵踊宮庭之
中仍以更始入長安居前殿皆以火入宮庭者 郗萌曰太白入
太微西門犯天庭出端門為大臣伐主入西華門出端門為臣詐
為大臣假主之威而不從主命太白入西華門出端門為臣詐
稱詔 太白入太微西門若入端門出東門為貴者奪勢 太
白入太微中臣相殺國有憂 荊州占曰太白主西方北方入
太微西南陽星之南為西方入二星之北為北方皆臣殺主之
侯也犯帝座星臣勝不犯不勝視其所止留之宿國以知其所
誅 荊州占曰太白入太微西蕃第一星行至東蕃第一星東
下去太微者天子之庭也太白行其中宮門常閉大將軍破甲
守兵大臣伏誅左右有罪者司馬彪天文志曰孝帝建寧元年
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其年八月大傳陳蕃
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宦者其年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長
樂五官吏朱蛇覺之矯制殺蕃等家屬從日南 荊州占曰太
白入太微宮為天下驚一曰有兵 太白入天庭國不安其宮
太白入太微中近臣起兵入庭中丞相御史誅 北官侯曰
太白入太微天庭天子自將兵大臣謀主若有誅者 黃帝占
曰太白東行入太微庭中出東門天下有急兵若守將相丞相
御史大臣有死者若入端門守庭大禍至入南門出東門國大

旱入南門逆行出西門國有大水逆入東門出西門大國破亡
若順入西蕃而留不去楚國凶殃　巫咸曰太白逆行入太陽
東門出西門有反臣欲伐其主期九十日　太白逆行入太微
天庭中為大臣有謀若諸侯戮死期二年　石氏曰太白逆行
入左掖門為臣劫其主　太白逆行於太微之中及出左右掖
門為有逆謀天子有命將征伐之事一曰大赦可以解其患
荊州占曰太白逆行入太微天庭中為諸侯將有殺上者至黃
帝坐而謀成不至黃帝坐而還有謀不成以其入日占國　玉
曆曰太白逆行入太微強臣凌主天下大亂諸侯皆起兵　太
白留太微庭中天下大憂中央留十日以上為天下亡徒為兵
者　太白道南蕃入留止南門為大臣有憂　司馬彪天文志
曰太白贏而北入太微大兵將入天子之庭出太微宮中有兵

荊州占曰太白從右入七日以上為主有憂　感精符曰太
白入端門而守之大臣謀叛將軍伐主外臣陵內天下大亂期
二年　黃帝占曰太白乘于太微留守二十日以上為必有兵革
天下大赦　春秋緯曰太白入太微庭其陵犯留焉三十日必
有喪　荊州占曰太白入太微天庭所中犯乘守者殺若有罪
各以守官名名之　宋書天文志曰晉惠帝大安二年秋太白守
太微城都河間攻洛陽三年正月東海王越執長沙王入張方
又殺之　太白食若中犯乘守太微東西蕃四輔為君失禮輔臣
有誅者

太白犯黃帝座四十七

石氏曰太白犯黃帝座改政易王天下亂存亡半　雒書雒罪
級曰太白入黃帝座強臣殺主　荊州占曰太白入黃帝座其邑

白者為有赦　太白入太微宮中至黃帝座有兵在中　郤萌曰太白抵黃帝座為有土功事　荊州曰太白觸黃帝座君則死　黃帝占曰太白守黃帝座為大人憂　海中占曰太白守端門若至帝座星南禍小若犯黃帝座臣弒主天下大亂不出其年

太白犯四帝座四十八

石氏曰太白犯四帝座臣謀主去之一尺事不成　甘氏曰太白中犯乘守四帝座天下亡　玉曆曰太白犯四帝座臣謀主若被誅　石氏曰太白中犯乘守四帝座辟憂辟君也

太白犯屏星四十九

郤萌曰太白入太微宮中至屏而留為有兵在中　甘氏曰太白犯守屏星君臣失禮下而謀上一曰大臣有戮死者　石氏曰太白犯乘守屏星君臣失禮而輔臣有誅左右宿衛為亂王者備之

太白犯郎將五十一

甘氏曰太白犯守郎位輔臣有誅左右宿衛為亂王者備之

太白犯郎位五十

巫咸曰太白犯守郎將命曰陵之則將有誅若將憂　荊州曰太白犯乘守郎將有以符節奸　者一曰必有不還使　太白中犯乘守郎將名曰陵郎將誅一曰大臣為亂誡左右

太白犯常陳五十二

甘氏曰太白犯常陳守衛有謀兵起宮中天子自出行誅期百八十日遠一年

太白犯三台五十三

玉曆曰太白入犯上台司命近臣有罰若有誅一曰近臣有逃

走有以五色占色黃白當無故青黑憂死期一年　文曜鈎曰
太白犯守中台司中姦臣有誅若有誅者中公當之　巫咸曰
太白犯守下台司祿近臣有罪若出走色黑者死　郗萌曰太
白犯守上台太尉自將兵在宮中大戰交刃流血滂沱貴人多
死期在七月守中台司徒反守下台司空反　荆州曰太白守
三台天下駭掠兵聚一隅　太白舍天柱下地大動民恐臣以
謀主　石氏曰太白擊天柱地大動兵大起

太白犯相星五十四　太白守相星三十日大臣為亂
石氏曰太白犯相星輔臣凶
天下兵起人主有憂

太白犯太陽守五十五
石氏曰太白犯太陽守執御臣憂內將軍有死者期九十日

甘氏曰太白犯守太陽守大臣戮死若有誅期不出年

太白犯天守五十六
石氏曰太白犯天守王者以獄為孽貴人多有斬者一曰若有
赦期不出百八十日　太白入天牢犯守者以獄為亂

太白犯文昌宮五十七
石氏曰太白入文昌天下兵起其君不安若有走主　春秋緯
曰太白入文昌三軍反兵滿都以弱亡

太白入北斗五十八
玄冥占曰太白入北斗魁中強臣奪主位天子棄宮走天下大
亂更政易王期不出三年　甄曜度曰太白守北斗人主御守
兵罷國亂一曰執政吏憂以五色占之　石氏曰太白入守
北斗執政大臣有憂若被誅　郗萌曰太白入守北斗貴人有

擊者

太白犯紫微宮五十九

巫咸曰太白守紫微宮民莫處其室宅流移去其鄉

太白犯北極鉤陳六十

聖洽符曰太白入紫微宮中犯北極臣害其主天下大亂兵起四塞易主期百八十日遠一年　黃帝曰太白犯守北極主星有大喪大臣有誅若抵之兵喪並起　文曜鉤曰太白犯守太子庶子星各以所守有罪若死　荊州曰太白犯乘守北極主星者為大人憂　一曰有喪一曰為有反者　太白三月舍樞星下芒赤色怒兵起　黃帝占曰太白犯守鉤陳後宮亂兵起宮中幸臣謀主者憂

太白犯天一六十一

石氏曰太白犯天一幸臣有謀兵起人主憂

太白犯太一六十二

石氏曰太白犯太一幸臣有謀有兵起人主有憂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五十二

太白占八

太白犯石氏外官一

太白犯庫樓一

郗萌曰太白入庫樓三日兵起尤甚一曰兵起西北方若舍之三十日諸侯兵悉發大將出　玉曆曰太白守庫樓兵起將軍出車騎滿野

太白犯南門二

石氏曰太白犯守南門邊夷兵起若道路不通

太白犯平星三

石氏曰太白犯平星函　文曜鈐曰太白歷平星主命傾　甘氏曰太白守平星執政臣憂若有罪誅期一年

太白犯騎官四

甘氏曰太白犯守騎官有兵起馬多發若多死　石氏曰太白入騎官若守之兵大起車騎用將軍出若騎士憂　郗萌曰太白入守騎官不出二十日赦天下

太白犯積卒五

石氏曰太白入積卒若守之兵大起士卒大行若多死期二年　玄冥占曰太白犯守積卒主失位天下亂兵大起期百二十日

太白犯鑿六

黃帝占曰太白守鑿星為有白衣之會　巫咸曰太白犯守鑿星天下有水旱之災守陽則旱守陰則水

太白犯九坎七

石氏曰太白守九坎天下旱名水不流五穀不登人民大飢一曰之陽大旱之陰有水又曰犯守九坎凶

太白犯敗臼八

石氏曰太白守敗囚民不安其室失其釜甑若流移去其鄉

太白犯羽林九

郗萌曰太白入羽林為有反臣中兵也　宋書天文志曰宋明帝太始元年十二月己巳太白入羽林占曰兵動明年羽林兵出誅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射顏師伯等明年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廣州刺史曇表遠雍州刺史表顗青州刺史沈文秀並反太白經過羽林中天子為軍自守　黃帝曰太白守羽林兵起期六十日　石氏曰太白守羽林馬有行期三十日　甄曜度曰太白入守羽林兵大起大將軍出行臣謀其主

若有喪期二年　海中占曰太白入守羽林有兵起若逆行變色成勾己天下大兵關梁不通不出其年　荊州曰太白入天軍大將軍在外　石氏曰太白入天軍中為兵起一曰入天軍留守若變色逆行成勾己為兵起急　郗萌曰太白犯天軍為兵起有破軍死將　太白入天壘天下有兵期二十日若百二十日百　石氏曰太白入守壘壁陣天下兵起左右幸臣為亂期四十日若百二十日

太白犯北落十

石氏曰太白入守北落亦為兵大合軍門　海中占曰太白守北落天下有兵夷狄入塞來侵中國將士出　石氏曰太白與北落相貫抵觸有光芒相及為兵戰覆軍殺將伏尸流血不可當也期百八十日若一年

太白犯土司空十一

聖洽符曰太白守土空邦君有死者　海中占曰太白守土司空其國以土起兵若有土功之事天下旱　石氏曰太白守土司空有兵喪天下憂水

太白犯天倉十二

黃帝占曰太白入天倉中主財寶出主憂臣在內天下有兵而倉庫之戶但開主人勝客事不成期二十日為發　荊州占曰太白守天倉諸侯有發粟之事有兵起星若當戶守之將受命不為主用　石氏曰太白入守天倉有兵起食粟散出一曰年穀不登人民飢　郗萌曰太白中犯乘守天倉四夷人相食期三歲兵起西方若北方

太白犯天困十三

石氏曰太白入天困天下兵起困倉儲積之物發用　一曰御
物多有出者庫藏空虛期二年　海中占曰太白入天困天下
兵起諸侯有謀困倉庫藏有破者宋書天文志曰晉孝武大元
二年四月壬申太白入天困占曰為飢隆安元年王恭舉兵脅
朝廷內外戒嚴誅王國寶以謝之又水旱民飢

太白犯天廩十四

石氏曰太白守天廩天下大飢　甘氏曰太白入守天廩天下
有兵歲大飢倉粟散不出其年　玉曆曰太白入守天廩兵起
滿野天下粟出給軍粮一曰餘貴　石氏曰太白犯守天廩天
下亂粟散出

太白犯天苑十五

荊州占曰太白入天苑出兵征外夷　荊州曰太白守天苑兵
起馬死　石氏曰太白入守天苑牛羊禽獸多疾疫若守之二
十日天下兵起馬多死其國憂　班固天文志曰漢孝武元朔
五年太白入天苑占曰將以馬起兵也一曰馬將以軍而死耗
其後以天馬誅大宛馬大死於軍　玄冥占曰太白入守天苑
邊境兵起王者出兵征外夷天下馬發

太白犯參旗十六

文曜鈎曰太白守參旗九州騷動天下皆兵弓不下弦矢不捨
箸其國不必王者有憂　海中占曰太白守參旗兵大起弓弩
用士將出行一曰弓矢貴

太白犯玉井十七

黃帝占曰太白入玉井為強國失地其出之強國得地　巫咸
曰太白入玉井國有水憂若以水為敗水物為不成期不出年

感精符曰太白入守王井水兵大起若以水為變魚鹽十倍

太白犯屏星十八

甘氏曰太白入屏星為大臣戮若疾　玄冥占曰太白入守屏星諸侯有謀若大臣有戮死者

太白犯天厠十九

黃帝占曰太白守天厠為大臣戮者　郗萌曰太白守厠星國多疾疫兵飢並起人主有憂　甄曜度曰太白入守天厠天下大飢人相食死者太半期二年

太白犯天矢二十

帝覽嬉曰太白守天矢貴人多有疾而病死者一曰民多以飢死

太白犯軍市二十一

荊州占曰太白守軍市以飢兵起　石氏曰太白入守軍市兵大起大將軍出若以飢兵起一曰天下亂四夷兵起道路不通一曰大軍飢絕其粮兵士逃亡期二年

太白犯野雞二十二

甘氏曰太白入軍市犯守野雞其國凶有死將軍營敗兵士散

太白犯狼星二十三

感精符曰太白守狼星車騎出滿野守二十日將相死者　石氏曰太白守狼星而出入守之　郗萌曰太白提狼星而出入守之車騎兵出大將有千里之行　荊州曰太白守狼胡兵起　太白犯守狼星大將出行其國有兵一曰有死將　甄曜度曰太白犯守狼星兵大起士卒行天下凶諸侯相攻多盜賊宋書天文志曰晉惠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是年狗脚破公

師者張方破涇陽王旭關西諸侯攻河間王顒乂奔走東海王
逐而殺之也

太白犯弧星二十四

荆州占曰太白守弧星弓矢貴大將軍有千里之行民多死者玄冥曰太白守弧星臣有謀主者庫兵盡用關梁四塞津道不通期二年

太白犯穊星二十五

海中占曰太白犯天穊有旱災五穀不登歲大飢五穀散出

太白甘氏中官二

太白犯四輔一

荆州曰太白犯乘守四輔星君臣失禮輔臣有誅者

太白犯天厨二

荆州曰太白犯乘守天厨天官事誅　石氏曰太白守天厨大官吏死

太白犯鼓旗三

石氏曰太白守鼓旗兵革起

太白犯天田四

文曜鈎曰發大兵相殘賊則太白入天田　荆州曰太白守天田五穀傷

太白犯天門五

荆州曰太白舍天門中人主無出邦門之遠宮廊廣門大兵伏兵

太白犯平道六

甘氏曰太白入守平道天下兵亂

太白犯酒旗七
文曜鈎曰太白犯酒旗三公九卿謀　荊州曰太白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若爵宗室

太白犯天高八
黃帝曰太白以四月從東方來入天高留三十日民受賜留五十日兵起宮中　郗萌曰太白入天高成勾已天下有憂　太白舍天高中有奇令

太白犯礪石九
荊州曰太白守礪石兵起以八日占國

太白犯積尸十
石氏曰太白守積尸大人當之

太白犯天潢十一

黃帝曰太白入天潢中天下大亂易政一曰貴人死又曰兵起軍道不通　郗萌曰太白失度留天潢中為人主以水為害若以井為害以入日占其國

太白犯咸池十二
黃帝曰太白入咸池中犯乘守之有喪　春秋緯曰太白入咸池天下亂易政人君惡之　石氏曰君死皆以入日占國分
大水道不通貴人死以入日占國　石氏曰太白入天井大臣為亂國家易政令　郗萌曰太白入咸池中犯乘守之若余貴一曰為有迷惑人主者　荊州曰太白中犯乘守咸池大兵起百萬人以上

太白犯天街十三

郗萌曰太白當天街為諸侯自立為主一曰大水若留止逆行其中為兵革起　荊州曰太白守天街兵塞道　文曜鈎曰太白犯守天街徘徊亂行主弱臣強道路絶天下不通　荊州曰太白不行天街為政令不行不出其年有兵

太白犯甘氏外官三

太白犯狗星一

石氏曰太白守狗星守衛之臣作亂

太白犯狗國二

荊州曰太白順行守狗國出兵討鮮卑烏丸逆守之其國為亂

太白犯天田三

郗萌曰太白從天田出入大水一曰五穀霜死

太白犯哭泣四

宋書天文志曰晉孝武太元四年十一月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九月癸未皇后主氏崩　孝武大明三年十月太白犯哭星後六宮多喪公主薨天子舉哀相系歲大旱民飢

太白犯八魁五

荊州曰太白守八魁兵大起法之官　郗萌曰太白犯乘鈇鑕為鈇鑕用一曰將有憂

太白犯鈇鑕六

荊州曰太白犯鈇鑕五日以上臣有謀者　太白犯鈇鑕誅執

太白犯蓐藁七

黃帝曰太白入蓐藁中主寶出憂臣在內

太白犯九州殊口八

荊州曰太白守九州殊口九州兵起

太白犯天節九

荊州曰太白守天節大將以兵出

太白犯軍井十

荊州曰太白入軍井三日以上其歲大水

太白犯天狗十一

荊州曰太白入天狗北夷大飢來歸隣國多土功

太白犯天廟十三

黃帝曰太白入天廟若守之為廟有事一曰為函憂　太白入守天廟有廟殘之事吏不去死

太白犯天紀十二

荊州曰太白守天紀天下兵災起

太白犯巫咸中外官四九卿謀主兵大起天下亂王者有憂

太白犯長垣一

感精符曰太白入長垣三公九卿謀主兵大起天下亂王者有憂

太白犯土司空二

荊州曰太白出入土司空其邦君死　太白守土司空有兵

太白犯鍵閉三

郗萌曰太白犯乘鍵閉星大臣有誤天子不尊事天者致大災於宗廟天子崩一曰王者不宜出宮下殿有匿兵於宗廟中者

太白犯天桴四

荊州曰太白守天桴兵鼓起

太白犯天淵五

荊州曰太白守天淵海水出江河決若海魚出

太白犯斧鑕六

郗萌曰太白中犯乘守斧鑕為斧鑕用一日兵將有憂　黃帝曰太白入斧鑕為大臣　荊州占曰太白犯守斧鑕兵起　郗萌曰太白入斧鑕大將誅　荊州曰太白犯斧鑕誅執法之臣

太白犯天廐七

荊州曰太白入天廐十日以上廐馬有食變　太白守天廐為災之事人主以馬為憂不即馬疾　郗萌曰太白守天廐三十日騎馬出

辰星占

辰星名主一

郗萌曰辰星七名小武星天兔安周細爽星能星鉤星　荊州曰辰星一曰句星一曰鼎星一曰小霜一曰音黃一曰歲咸吳龍　天官星占曰辰星北方之位黑帝之子宰相之象一名安調一名細極一名能星一名鉤星一名伺辰主德常行四仲

星　鴻範五行傳曰辰星者北方張揖廣雅釋天篇曰謂之水精也於五帝為智攝擾貪道於五事為聽不或是非智虧聽失逆冬令則辰星為變恢為水災為四時不和　班固天文志曰逆冬令傷水氣則罰見辰星　淮南子曰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冥其音羽其日

壬癸　荊州曰辰星色太陰之精黑帝之子主冬北維其國燕趙於日壬癸其位卿相又曰人君之象天子執政主刑ㇾ失者罰出辰星之易是也　合誠圖曰星主正常　巫咸曰辰星主調和陰陽節四時効其萬物　辰星修順之則喜逆之則怒　班固天文志曰辰星殺伐之氣戰閉之象也　五行志曰辰星為蠻夷　荊州占曰辰星主内謀天下有急一時憂出　辰星主刑罰王者殺無辜好暴逆簡宗廟重徭役逆天時則辰星伏而不効主恩寬赦有罪輕徭役賦斂振貧窮調陰陽和四時則星効於四仲天下和平暴害不生　荊州占曰辰星主荊獄法官及廷尉人君宰相治重刑罰惰法令殺無辜戮不辜弃正法貨賂上流則辰則不効度不時節法官憂　荊州曰有軍於野辰星為偏將之象無軍於野辰星為刑事之象　辰星主德主燕趙代以北宰相之象

辰星行度二

石氏讚曰辰星効四時和陰陽

鴻範五行傳曰辰星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牽牛前五度右行迟疾常與日月相隨見於四仲以正四時歲一周天案曆法辰星夕見西方三十日而伏二十二日而晨見東方而伏ㇾ入三十三日一千五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復夕見西方如初一終凡一百一十五日一十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星行度数亦如之是七十也年而二百四十九終也星平行日一度一年周天舊説皆云辰星効四仲以為謬矣（大字）迺相之象一歲一周歲以四仲天下和平不出四仲災変生人民大飢穀不榮陰陽錯亂國家傾冬温夏寒害傷人」　洛書曰春分二百辰星在奎晨

見東方十八日而晨入東方夏至二日辰星在井晨見東方十
八日而晨入東方秋分二日辰星在氐昏出西方十九日而昏
入西方冬至二日辰星在女昏出西方十九日而昏入西方
春秋緯曰辰星出四仲為初紀春分夕出夏至夕出秋分夕出
冬至晨出其出(常自)辰戌入丑未　淮南子曰辰星正四時常以
二月春分効奎婁効見也以五月夏至効東井輿鬼以八月秋
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
復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　石氏曰晨星仲春之分暮
出奎胃東五舍為齊仲夏之至暮出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為楚
仲秋之分暮出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中仲冬之至晨出東方
與尾箕斗牛俱出西方為中國　甘氏曰辰星是正四時春
分効婁夏至効輿鬼秋分効亢冬至効牽牛其出東方也行行

星四舍為日四十八日退速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夕西方
也行星四舍四十八日其速也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　皇甫
謐年歷曰辰星春分立卯之月夕効於奎婁(大字)宋均曰常以二月
春分見奎婁(大字)夏至立午之月夕効于東井秋分立酉之月夕効
於角亢(大字)宋均曰見角亢(大字)冬至立午之月晨効於斗牛出以辰戌
入以丑未(大字)宋均曰二旬入晨候之東夕候之西(大字)其星將出必先
陰風辰之情也　巫咸曰辰星出四仲以正四時出四孟天下
大亂更王　班固天文志曰漢高之時辰星出四孟後二年復滅
楚也　出四季彗星出有敗國一曰諸侯不反命　尚書緯曰文
政失於冬辰星不効其節　孝經援神契曰辰星出仲德和案
巫咸曰辰星出常不見高海且有聚卒晨星受制則閉門閣無
道客斷罰殺當罪節閑梁楚水從　郗萌曰太白不出辰星獨

出西方兵起不戰辰星入兵罷　荊州曰太白不出辰星獨出東方天下有兵罷無兵有德令

辰星相王休囚死三

荊州占曰辰星之相也從立秋以至秋之盡其色即當精明無芒角不搖光　辰星之王也從立冬以至冬之盡其色則當比奎大星而青白有精光冬至之時有芒角　辰星之休也從立春以至春之盡其色則當無精光微小而蒼黃　辰星之囚也從立夏以至夏之盡其色即當赤黑而不明　辰星之死也從仲夏以至夏之盡及四季其色則當赤細小微不明辰星之死也從仲夏以至夏之盡及四季不行有囚色秋不下霜有死色禾稼不成雷電不藏其留守也其國破亡其進舍也與五星舍其下有殃其退舍也五星及之不可舉事用兵　甘氏曰當其王色而有相色大臣專政令不行有休色冬不氷有囚色冬無雪霜有死色冬有霧日不明雷電行其留守也其國不祥其進舍也與五星合天下有謀其退舍也五星及之不可舉事用兵

當其休也而有王色是謂不祥人主孽臣下縱橫有相色將相君臣不和有囚色夏不雨大旱有死色六月大疫傷貴人有土功其留守也其國多小兒喪其進舍也與五星合其下有水災其退舍也五星及之不可舉事用兵　當其囚也而有王色則夏雨雪霜蟄虫生雷電行有相色秋有暴兵有休色流水湯有死色暴有獄大臣受殃其進舍也與五星合有德令其退舍也五星及之其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　當其死也而有王色貴人疾疫有相色臣下疾疫有休色庶人疾疫有囚色大旱其進舍與五星合其年不登政令重使者相望其退舍也五星

及之其下之國有兵不成

辰星光色芒角四

甘氏曰侯辰星以冬壬癸此王氣色當如其常色變則失所也

荊州占曰辰星色比織女大星為正色貴比左角赤比參右扇黑比亢此辰星之常色也　禮斗威儀曰居水而王辰星揚光　春秋緯曰辰星之効也其色春青黃夏赤白若赤黃秋青白國有德令冬黃而不明皆無傷也則變厥色其時不昌　辰星當効其出色白為旱黃為福又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青為疫　石氏曰其國失刑失冬政則晨星易色　辰星在東方其色赤中國勝其出西方而赤倍海國勝天下無兵於外而赤則兵起　辰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災變而不義美矣　辰星之制也仲夏五月而出則當赤黑色今反青黑其時多水晚出為帚星必有空國

出其年君以女憂亡一曰以女樂亡　荊州占曰辰星正旗而出破軍殺將視旗所指順而擊之大勝　石氏曰辰星芒角為毀則之蔽期九年姦興三九二十七年亂不禁

辰星盈縮失行五

春秋緯曰辰星其時宜効而不効為失律天下有兵不出兵在外不戰　辰星三時不出兵甲大起四時不出天下更政　元命包曰刑失則簡宗廟廢祭祀故辰星不以時出當寒反温當温反寒政時錯政　春秋緯曰辰星失其時而出當寒反温當温反寒政及清濁同儒也　考靈曜曰政失於冬辰星不効其鄉　孝經鉤命決曰天子失禮則鳳皇不翔辰星盈縮　孝經右祕曰失信則辰星縮天下大歲不豐熟　石氏曰辰星當出而不出謂

之擊卒伏而待兵大起豪傑發　甘氏曰辰星政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　邦將大飢辰星出不以時　巫咸曰辰星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兵起二時不出二時不和一曰名水大出三時不出三時不和兵甲大起曰時不出天下大飢有決水流殺人民一曰有孛星出於東方　辰星春不見期百八十日大風發屋折木秋不寇不見妻長稼傷乃見彗星　辰星夏不見期百六十日旱冬則不藏不見興鬼中稼傷乃見月食　辰星秋不見期百八十日有兵不見亢稱稼傷　辰星冬不見期百八十日陰兩六十日有流色夏則不長不見牽牛民大流辰星上出四孟天下亂一曰天下更王　鴻範五行傳曰辰星出孟易王之表也　漢高三年辰星出四孟後二年漢滅楚也　辰星一時而再見兵起其行右兵右行左兵左行有兵兵罷一曰辰星一時再出色赤而角不出其年中兵起辰星亂行流水湯、兵革槍　使之不殺治溝渠通水道如此則止　辰星出天南大潦出北大旱　海中占曰辰星出四孟為月食出四季彗星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通谷名水則辰星不出歲大旱草木不長禽獸牛馬不蕃五穀不滋民多病體癰疽　辰星逆行一舍以其時水出　京房對傍災異曰人君內無仁義外多華飾則辰星失度不救必有逆主之謀其救也明刑慎罰審法心中無縱功治城國可以聘士來賢廣恩行惠則災消矣　荊州占曰辰星出不待其時當水反旱當旱反水　辰星不以時効者謂刑罰不中　辰星一時不効其時不和二時不効風雨不適三時不効水旱不調四時不効王者憂綱紀天下飢荒人民流亡去其鄉　辰星不効四仲則春多苦雨憂多凄風當温反寒當

寒反温陰陽不和五穀不成　辰星出四季有破軍　巫咸曰辰星出四季敗國　荆州曰辰星春不見期百日必有暴風疾雨而傷苗稼夏不見為旱飢期九十日有流民秋不見期六十日大水冬不見五穀不藏人民流亡四時俱不見河海決溢仲女為妖彗星見於二十八宿各以其舍命其國　辰星縮天子失卒臣害作　辰星亂行甲兵鉏：上見四孟改政易王見於四仲陰陽和五穀成下見四季寇賊相望政失綱　辰星變色而道其國殃留守環繞不去其國大凶無道　水星一南一北辰星行諸列宿失道乘陽為水乘陰為害於禾稼侯王有憂　辰星赤地千里旱　石氏曰辰星出孟月天子尊師習兵有殺謀　郗萌曰辰星出西丁未間天下大旱赤地千里

辰星晝見經天六

石氏曰辰星晝見其國不亡則大亂　荆州占曰辰星經天凶

辰星變異生足大小七

龍魚河圖曰天辰之氣主司災其積下為先農之神　巫咸曰辰星下為女子止於都津　石氏曰辰星之為雲如曲流水災期四月　春秋緯曰辰星生足故主走新主入　石氏曰辰星始出東方大而天下有兵　巫咸曰辰星失其常賊人且昌社稷傾巫事行修鼓草男女更治事不治　荆州占曰辰星出東方白而大有兵於外解色黄國有福五穀熟色赤旱為兵色黑為水青為憂白為喪　巫咸曰辰星小其常主近無益之臣妄内亂其起　天官書曰辰星黄而出小易處天下之災變而不善矣　巫咸曰辰星小而動兵小起大動兵大起　文曜鈎曰辰星小而色黄地大動　荆州占曰辰星始出東方小不明天

子無益之　辰星小而色黃當雨反旱當旱反雨

辰星流與列宿分閏八

巫咸曰辰星流君臣倍有反事一曰流若明明信有事　石氏曰辰星流出天下有大水太子御史諸官多死　荊州占曰辰星與宿合東方臣伐主　巫咸曰辰星與宿合若閏西方期六月強國宮中有事　班固天文志曰辰星與他星遇而閏晉灼曰妖星彗孛之屬也一曰五星天下大亂出於房心間地動

辰星穰氣暈彗九

黃帝占曰辰星生氣而為黑穰明日大霧暮時大雨不出六年日所在宿獨大水　孝經內記曰辰星生氣而為黑穰者不出六十日牛馬羊皆貴三倍　荊州占曰辰星出穰氣一丈大水

孝經右祕曰辰星冠珥帝不明三月之中廚陽滅弱下力強陰制政反蔽陽佞人出世有兵　辰星冠珥王失土　巫咸曰晨星白暈邊有兵其失色兵其國凶　辰星白暈邊有水兵患三年乃止　郗萌曰辰星出彗東北不出三月兵聚其下　司馬天文志曰光武建武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為彗東北行至柳宮西蕃止白氣為喪有炎作彗ㄟ所以除穢柳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蕃除宮之象後三年光武帝崩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五十四

辰星占二

辰星犯東方七宿

辰星犯角一

黃帝占曰辰星出中道天下太平出陽道旱出陰道多雨多陰謀乘左角為旱乘右角為水兵小戰　乘右角將相若后家族有坐法死者近角合閨女子為天下害大臣殺其主　留兩角間閨梁不通軍有興國庭邊境不通　守角王者刑罰急國有帝者天下大亂又為水災一曰多水災一曰五穀不成又曰大水滂溢民往來舟船相望　守左右角為中失大臣白為喪　守角為中失大臣

辰星犯亢二

辰星舍亢歲小水燋旱不至　辰星數入亢其國疾病疫　乘亢左星萬物不成穀貴乘右星為大兵有奇令　乘若守亢左星為水乘右星為大兵為有擊者逆乘滅右星為大人憂　守亢多盜賊兵並起人民相惡　逆行守亢為中央　入亢而犯守之名曰陰閉三光大水滂ㇾ無有立墻

辰星犯氐三

辰星入氐犯守貴臣暴憂法官有獄事　乘氐右星天下有大疫國易政　守氐為多水災

辰星犯房四

郗萌曰辰星入房三道為天子有子　入房十日成勾已為天子忌之以赦解之　守房人民多暴死者又為良馬出廐或有暴誅大臣相害乘天下道不通一曰天下水起不則有兵　守鉤鈐地裂若山崩　辰星犯守房馬大貴若大赦　入守房心間地動　守房為人主無下堂又曰東去而復還成勾已為后夫人有喪一曰為大飢人相食死者不葬又曰守南以水起兵

守房為天下諸侯相謀慮道不通一曰天下易王大人喪有反逆臣　逆行守房心天子被藥酒死一曰宮人食糟糠　犯房蔽大貴大飢犯若守房有白衣之會一曰為天下相誅若犯左右驂大人中相誅　犯房奸臣有謀　辰星留逆犯守乘陵房左右驂若左右服皆為主崩臣有謀陰所中將謀　逆行乘陵中道天子失位而亡順行乘陵中道天下和平　辰星犯乘鉤鈐大臣有誤天子不尊事天者致火災於宗廟王者不宜出

宮下殿有謀匿於宮廟中者　犯鈎鈐王者憂　中犯乘陵房
星者國君憂色青憂喪赤憂積尸成山黑有將相誅白芒角大
哭

辰星犯心五

辰星犯天子王者絶嗣犯太子太子不得代犯庶子庶子不利
辰星經心清明烈照天下內奉明王帝必延年　舍心玄色
不明有喪　守心以水滅火三日不去主服女樂大臣相戮山
川大潰水溢滂三一曰大人以外兵死色黃增地色白有義於
天下一曰陰侵於陽臣謀於主又曰天下大敗易王一曰大臣
戮主　逆行守房心天子被藥酒死一曰宮人食糟糠　辰星
中犯乘守心明堂大臣當之在陽為燕在陰為胡期十
月遠三年　逆行犯心明堂環繞成勾已為大人憂期六月若
遠二年赦以解之　辰星中犯乘守心明堂皆為內亂臣欲殺
主有亡國近期十月中期一年遠期二十八年又曰大臣當之
留逆犯守乘陵心星者宮內賊亂臣下有謀易王天子者權
在宗家得勢大臣

辰星犯尾六

辰星入尾天下大水江河決溢魚鹽貴三倍　辰星入九江天
下多水　守尾者為大人女君惡之　辰星守尾大飢人相食
民異其國君子賣衣小人賣子妃后亂　守尾箕後宮有省者一曰
以水起兵其年必成一曰多疾病　守尾箕後宮有省者一曰
後宮有罪者　守尾為用事者當之天下牢開大赦一曰天下
大水萬物不成民多疾疫　留逆犯守乘陵尾皇后以珠玉簪
珥惑天子者誣諛大起后相貴臣誅宮人出走兵起宮門

辰星犯箕七

辰星犯箕河水大溢若入箕中伺其出日而數之皆期三十日兵發伺始入處之率一日期十日軍罷　若入箕天下大赦一曰守開一曰大人當之　守箕皆為其歲水一曰皆為主憂舍箕用事者坐之　出箕穀大貴天下大旱飢死過半　守箕中國有大兵執政者當之若守之七日以內禍災起若有疾風解之　守箕若角動色黑貴者有棄捐自戮死　守箕大旱多火災萬物不成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五十四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五十五

辰星犯北方七宿

辰星犯南斗一

石氏曰辰星犯南斗為赦　巫咸曰辰星入南斗口中大臣誅一曰不用衆而有天下　郗萌曰辰星入南斗天下受爵祿期六十日若九十日　文曜鉤曰辰星之南斗天下大水五穀傷人民飢　辰星居南斗河戍閉道不通　黃帝占曰辰星守斗有兵赤而角天下敗白而大裂地相賂為和黑而小其國亡石氏曰辰星守南斗在北民凍死在西狼虎多入邑在南狗多死在東女子多死　劉向洪範傳曰辰星守南斗不可奉事用兵必受其殃　甘氏曰辰星守南斗若角動色青黑萬民大死橋梁不通天下水起　辰星失次守南斗所守者誅　郗萌曰

辰星易南斗有兵易正朔　陳卓曰辰星守南斗萬物不成五穀傷　石氏曰辰星犯南斗留守之破軍殺將　司馬彪天文志曰辰星犯南斗有戮將若有死相

辰星犯牽牛二

郗萌曰辰星乘牽牛為人相弃於道　陳卓曰辰星乘牽牛穀貴天下大水　巫咸曰辰星守牽牛為五穀不成　感精符曰辰星守牽牛國以水為敗犧牲疫牛多死　春秋緯曰辰星守牽斗先賤後貴　石氏曰辰星守牽牛水涌為敗大牛多死辰星守牽牛民有自賣者歲多水災萬物不成五穀傷一曰地氣泄貴人多死　甘氏曰辰星守牽牛有犧牲之事若使人以四足虫為虎來者色黑有病多死喪　海中占曰辰星守牽牛歲多水民歸丘陵齊燕尤甚　郗萌曰辰星守牽牛民人死喪一曰穀貴民多流亡　荊州占曰辰星守牽牛關梁不通

陳卓曰辰星守牽牛臣謀其主　甘氏曰辰星犯牽牛留守之為破軍殺將　陳卓曰辰星犯守牽牛涌水出　北官候曰辰星當以冬朝牽牛當朝不朝名曰失律二時不朝名曰失政三時不朝五穀不登　郗萌曰辰星急過牽牛一度過水一動二度過水二動三度過水三動四度過水四動五度過水小山六度過水大出地為之動

辰星犯須女三

黃帝占曰辰星守須女其國當有娶婦嫁女之事若他國來貢女者一曰兵起大臣當之　石氏曰辰星守須女為有女喪巫咸曰辰星守須女為萬物不成　海中占曰天下水雨無濟者至關東盡然　郗萌曰為后夫人有變妾為主一曰為大水

且至若守須女南其地數被火守其北數被水　石氏曰辰星犯守須女ㇾ至御世天下大赦其國驚水國大亂　荊州占曰天下多寡女若子死繒帛貴　陳卓曰天下有雨災萬物不成國飢民多疾　陳卓曰辰星逆行留犯守陵須女及天子大臣有變必有奇政令

辰星犯虛四

洛書曰辰星犯虛大臣為謀主有兵起其國必敗　甘氏曰辰星犯虛其邦多水災　洛書曰辰星入虛有兵起　文曜鈎曰辰星躍入虛得所欲　巫咸曰辰星入虛中伺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為兵發伺始入處之率一日期十日軍罷　郗萌曰辰星入虛為德　春秋緯曰辰星之虛兵起大水出　郗萌曰辰星在虛東春水虛南夏水虛西秋水虛北冬雷雨水　黃帝占曰辰星守虛雨水降流溢滂其國失綱人民流亡　石氏曰辰星守虛國內亂一曰政急天下大亂天下虛大人憂　甘氏曰辰星守虛若角動青色臣有欺君者有兵有喪於國內　海中占曰辰星守虛有兵災丁壯行徭妻子獨居萬民坐虛一曰春旱秋水五穀不成　郗萌曰辰星守虛有武臣誅國必亡一曰中山水出人民無所居從山而處災生日並見　荊州曰辰星犯乘虛若冬守其陽色赤萬旱萬物不成亂兵起

辰星犯危五

荊州曰辰星犯入危姦臣謀主一曰天下大亂若賊臣起　巫咸曰辰星之危霖雨百日其國大水五穀不成人民飢　石氏曰辰星守危象大貴天下起兵ㇾ大發　辰星去危客水滅名　甘氏曰辰星守危大臣有戮刑法官

有憂一曰皇后憂疾兵喪並起　海中占曰辰星守危天下兵大發　郗萌曰其國破危一曰為大人蓋屋事若逆行守危其君簡祭祀　陳卓曰辰星犯守危國多水災　郗萌曰辰星守墳墓為人主有哭泣之事

辰星犯營室六

郗萌曰辰星犯營室為土功事犯陽芒有急犯陰芒有急　黃帝占曰辰星入營室天下兵乘水欲攻王侯之國不出百二十日　春秋圖曰辰星之營室天下徭役民不寧其處　甘氏曰辰星守營室其色青者宮女多有死者大人憂一旬三月相逐三旬五月國君死　巫咸曰辰星守營室多水災五穀不成　郗萌曰徭役起一曰后夫憂有大喪　一曰守營室東壁北關梁不通又曰守營室為大人忌以赦令解之　玄冥曰辰星守營室大兵乘舡　水欲入侯王之國不出四十日　百二十占曰天下諸侯發動於西北　聖洽符曰犯守營室中女有夭死者大人有土功之事

辰星犯東壁七

陳卓曰辰星犯東壁王者刑急法深朝廷憂愁國有蓋藏保守之事　春秋圖曰辰星之東壁天下和平　石氏曰守東壁國有大喪一曰大水又曰兵革起　郗萌曰辰星守東壁為大人衛守一曰為天下兵起又曰狄兵起亦云有土功事又曰為多水又曰歲晚水　春秋圖曰辰星入東壁而守之姦臣有謀玉曆曰逆行守東壁大水出橋梁不通舟船用民大飢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五十六

辰宿犯西方乂宿占

辰星犯奎一

石氏曰辰星入奎有決漏之事名水有絶　海中占曰辰星潤澤出奎有善令變色入奎有為令来者出奎有為令出使者春秋圖曰辰星之奎天下賤人出貴女　黄帝占曰辰星守奎姦臣賊子謀弑其主　河圖曰有大水之災又曰大臣下獄聖洽符曰有溝瀆之事於國外　石氏曰外國之王入御中國一云天下多愁一曰山水溃出　巫咸曰多火災為旱萬物五穀不成有兵災　郗萌曰有水事　荆州曰王者憂之大人當之

辰星犯婁二

聖洽符曰辰星之婁其國任能賢人當用良才得達　甘氏曰辰星守婁若角動赤黑色臣有爭祿而起兵者　巫咸曰多火災　郗萌曰為白衣之會又曰外國之主入御中國　天文志曰辰星守婁為兵為匿謀　郗萌曰有兵ㇾ罷無兵ㇾ起　荊州曰有兵犧牲多死　陳卓曰多水災萬物五穀不成　百二十占曰且有水出　陳卓曰犯守婁刑罰劇急　洛書曰逆行守婁歲有水若有蝗虫犧牲多死萬物不成　甘氏曰辰星入婁犯守之王者刑法急大臣當誅必有下獄者

辰星犯胃三

郗萌曰辰星犯胃天下穀無寔以飢為憂一曰為亂　春秋圖曰辰星入胃布帛賤　黃帝曰辰星守胃且有兵令一曰國主當之　黃帝曰有兵國以無義失禮又曰大飢失政一曰有陰兵夷狄勝中國　甘氏曰辰星守胃若角動色赤白以水兵起無名而窮　又曰有立侯王若旱五穀不成　巫咸曰辰星守胃多火災為旱萬物不成有亡國有謀主之變若行其北西夷有曰逆行守胃天下有兵倉穀空虛　雌雄圖三光占云辰星紀胃母子同光國立後王且有急令國主當之　陳卓曰若犯守胃國主不寧　荊州曰辰星守胃穀貴傷火災

辰星犯昴四

石氏曰辰星犯乘昴且有亡國有謀主之變若行其北西夷有毒霜早降歲有疾癘　荊州曰辰星犯乘昴夷狄之兵起為民害　郗萌曰辰星乘昴若出北者為陰國有憂若胡王死　郗萌曰入昴中有三丈之水五穀不成大飢　春秋圖曰辰星之昴民且從之陵　石氏曰辰星留二十日若六十日守昴中國

開門有大客國政大危易政令若自來之王　黃帝占曰辰星守昴兵起破散民流亡　洛書曰大水決溢為民害傷五穀石氏曰夷狄勝中國若五穀不成民大飢　甘氏曰守昴若角動其謀者在北方大將之家外戚之親以星入日占期　甘氏曰辰星守昴執法臣誅　郗萌曰天下失綱有兵一曰兵起中野又曰多水災又曰守畢昴東行至天高復反至五車為边兵發有赦　感精符曰逆行守昴有兵大臣有坐法死者一曰寬獄失理　荊州曰逆行守昴環繞兵起　郗萌曰犯若守昴為白衣之會　雌雄圖三光占曰犯守昴夷狄之兵起國失政一曰有陰兵　郗萌曰中犯乘守昴為兵北征於胡

辰星犯畢五

黃帝占曰辰星犯畢出其北為陰國有憂出其南陽國有憂　郗萌曰辰星犯畢若入之兵起於外狄有憂边兵起　巫咸曰入畢中各伺其出日而數之期二十日為兵發伺始入處之辜一日期十日為軍罷　荊州曰犯乘畢兵一曰歲熟　郗萌曰有憂兵一曰其國易主　石氏曰出畢陽則旱出畢陰則水為政令不行　春秋圖曰辰星之畢有大赦　黃帝占曰辰星守畢山崩民流　聖洽符曰川河大盛民多死亡　春秋圖曰子歸母天下安寧若有赦　巫咸曰辰星守畢边有以水起兵者　石氏曰山水潰河大溢潦大至　甘氏曰辰星守畢民多疾病死亡　巫咸曰有水災萬物不成　郗萌曰野人為乱　陳卓曰犯附耳為兵起若將相有喪憂也不則免退　郗萌曰守畢急謀兵期八十日若八月

辰星犯觜觿六

石氏曰辰星犯觜其國兵起天下動移　荆州曰犯乘觜憂水兵之災　郗萌曰入觜中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兵發伺始入處之率一日期十日軍罷　石氏曰守觜西方客動侵地欲為君王崇禮以制義則國安　甘氏曰守觜子歸毋君臣和同　巫咸曰為萬物不成一曰旱五穀不成大人憂又曰不出百日天下大飢　巫咸曰多火災　海中占曰守觜中有兵郗萌曰守觜萬物五穀不成一曰天子不可動衆行兵又曰有反臣不出百日天下水趙國尤甚

辰星犯參七

甘氏曰辰星犯乘參貴臣黜　荆州曰國有水兵　春秋圖曰之參兵大起　巫咸曰留止衡兵草起守參貴臣黜　郗萌曰逆行若留止衡中為兵革起　黄帝占曰辰星守伐星移南胡入塞星移北胡出塞　石氏曰守參且有水兵一曰有反者國有憂　班固天文志曰辰星與參出方為旱若大臣誅　石氏曰守參天子不可以將兵動衆國有反臣一曰有赦星出參中邊有兵　巫咸曰水災萬物不成　海中占曰守伐衛尉當之

郗萌曰守參若守伐為有反臣中兵一曰為后夫人當之一曰内亂　春秋圖曰逆行守參边將有憂一曰外夷動　聖洽符曰入參犯守之不出其年有兵起若拔邑先起兵者破亡後起兵者昌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五十六